皇清經解續編

仁12
698
311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八十六　南菁書院

羣經平議二十五

德清俞樾蔭甫著

春秋左傳一

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

孔氏正義曰成季唐叔亦有文在其手曰友曰虞曰下不言爲此傳言爲魯夫人者以宋女而作它國之妻故傳加爲以示異耳非爲手文有爲字故魯夫人之上有爲字也

樾謹按傳文曰字衍文也閔二年傳有文在其手曰友昭元年傳有文在其手曰虞彼傳無爲字故有曰字此傳有爲字則不必有曰字猶桓四年公羊傳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穀梁傳作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有

爲字則無曰字亦其例也僖二十八年傳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曰字亦衍文既有稱字則不必有曰字矣哀十六年傳曰請三之後有罪殺之曰字亦衍文既有請字則不必有曰字矣凡此之類皆後人所加太平御覽兵部引僖二十八年傳文正無曰字可證也

不如早爲之所 隱元年

杜氏集解曰使得其所宜

樾謹按杜未解所字之義故增宜字以足成之尙書無逸篇君子所其無逸詩殷武篇有截其所鄭注鄭箋竝曰所猶處也然則早爲之所猶云早爲之處矣國語晉語蚤處之與此傳文異而義同

大叔完聚

集解曰完城郭聚人民正義曰服虔以聚爲聚禾黍也段欲輕行襲鄭不作固守之資故知聚爲聚人非聚糧也完城者謂聚人而完之非欲守城也

樾謹按段既不作固守之資又何必完其城郭若謂借此爲聚人之計則傳文必當詳述其事不得但曰完聚也今按完聚二字同義完當讀爲捖捖之言摶也淮南子俶眞篇媻捖剛柔媻卽摶字玉篇手部捖摶圓也捖聚猶言摶聚大叔將欲襲鄭故先摶聚其民也商子農戰篇凡治國者患民之散不可摶也是以聖人作壹摶之又曰摶民力以待外事卽此傳捖聚之義杜以本字讀之而分完聚爲二義殆失之矣

君義臣行 三年

集解曰臣行君之義

樾謹按杜氏所解似尚未得義字之旨也義當讀爲儀周官肆師治其禮儀鄭注曰故書儀爲義鄭司農云義讀爲儀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時所謂義爲誼是義者古儀字也說文人部儀度也國語周語曰儀之于民而度之于羣生又曰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是儀與度同也鄭注尚書大傳曰射王極之度也射人將發矢必先于此儀之發矢則必中于彼矣君將出政亦先于朝廷度之出則應于民心此正君義之謂也君義臣行言君儀度於上臣奉行於下也若如杜解則君義與臣行不一律矣

陳魚而觀之 五年

集解曰陳張設也公大設捕魚之備而觀之

樾謹按上文云公將如棠觀魚者正義曰魚者猶言獵者也釋文曰魚者本亦作漁者此文云陳魚而觀之即承上文而言謂陳列漁者而觀之也凡陳列其物謂之陳陳列其人亦謂之陳定四年穀梁傳徙陳器此以物言也詩采芑篇陳師鞠旅此以人言也然則陳魚爲陳列漁者明矣僖四年傳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與此傳陳魚而觀之文義正同杜解謂大設捕魚之備未得其旨

鄭人侵衞牧以報東門之役

集解曰牧衞邑

樾謹按牧若是邑名則當云鄭人侵衞及牧如莊十四年傳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成十五年傳楚子侵鄭及暴隧皆其例也今乃連言之曰衞牧疑牧非地名矣爾雅釋地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此傳牧字卽郊外之牧也四年宋陳蔡衞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是迫近之至故此亦侵及衞牧所以報也杜以邑名釋之誤矣江氏永春秋地理考實曰牧卽牧野也今按牧野之牧亦卽郊外之牧也尙書牧誓篇曰王朝至于商郊牧野此當以郊牧野連文卽爾雅所謂邑外郊郊外牧牧外野也說詳尙書國語周語曰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於商牧彼云商牧此云衞牧其義正同皆非地名也

周之宗盟異姓爲後　十一年

正義曰賈逵以宗爲尊服虔以宗盟爲同宗之盟孫毓以爲宗伯屬官掌作盟詛之載辭故曰宗盟杜無明解盟之尊卑自有定法不得言尊盟也周禮司盟之官乃是司寇之屬非宗伯也唯服之言得其旨矣

樾謹按同宗之盟則無與異姓何論先後孫毓所難服氏殆無以解也而孔氏曲引公與族燕異姓爲賓之文謂宗盟無與異姓則族燕不得有異姓也此說雖似有理其實不然夫族燕者公與族人燕也燕之本意主乎族人特以族人皆父子兄弟以賓禮待之反若疎外故立異姓者爲賓也若天子之盟諸侯使之共奬王室則於同姓異姓無所偏主安得執

族燕爲比乎是服氏之說亦未爲得也今按宗者主也一切經音義九引字林曰宗尊也亦主也昭二年傳禮之宗也杜曰宗猶主也此傳宗盟之宗亦當訓主周之宗盟異姓爲後謂以王官主諸侯之盟則先同姓也正義引釋例曰斥周而言指謂王官之宰臨盟者也斯或得其義矣

君謂許不共

集解曰不共職貢

樾謹按不共職貢而但曰不共則所不共者何事邪杜解非也詩長發篇受小共大共毛傳曰共法也書序九共九篇馬融注曰共法也然則君謂許不共者君謂許不法也下文曰許無刑而伐之杜注曰刑法也許不共與許無刑其義正同矣

序民人

樾謹按序當讀爲豫爾雅釋地釋文引春秋元命苞曰豫之言序也禮記射義篇鄭大夫序從鄭注曰序或爲豫是序與豫古通用爾雅釋詁曰豫安也豫民人猶言安民人正義以爲次序民人非其義矣

大羹不致 桓二年

集解曰大羹肉汁不致五味

樾謹按不致五味而但曰不致於文未明杜解非也致當讀爲緻詩鴇羽篇傳曰盬不攻緻也說文無緻字新附始有之古字止作致詩正義曰緻定本皆作致是也又或作至呂氏

春秋誣徒篇從師苦而欲學之功也高誘注曰苦讀如盬會之盬不精至也不精至與不攻緻義同考工記弓人覆之而角至鄭注曰至猶善也至之訓善蓋卽精至之義大羹不致謂其不精至也下文粢食不鑿杜注曰不精鑿然則不致不精至不鑿謂不精鑿文義正同

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 六年

檛謹按甲可言被兵不可言被釋文曰被皮寄反下注被甲同失之矣被當讀爲披廣雅釋詁曰披張也披吾甲兵與張吾三軍同義披亦張也竝謂張設之也作被者假字耳莊子知北遊篇齧缺問道于被衣釋文曰被本作披是被披古字通

嘉栗旨酒

集解曰嘉善也栗謹敬也正義曰杜訓栗爲謹敬言善敬爲酒劉炫以栗爲穗貌而規杜過於理恐非

檛謹按善敬兩意不倫若以爲穗貌則於說酒更遠疑皆非也栗當讀爲洌洌從列聲與栗相近詩四月篇冬日烈烈鄭箋曰烈烈猶栗栗也考工記弓人菑栗不迤鄭注曰栗讀爲裂繻之裂然則以栗爲洌猶以栗爲裂矣說文水部洌水清也周易井九五井洌寒泉食王弼注曰洌潔也嘉洌旨酒言其既嘉善而又清潔也

鄭伯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 十五年

集解曰檀伯鄭守櫟大夫

樾謹按昭十一年傳曰鄭京櫟實殺曼伯蓋曼與檀本疊韵字莊子至樂篇澶漫爲樂史記司馬相如傳案衍壇曼是也檀伯之爲曼伯前後異文亦猶蔿氏之爲蔿氏鍼尹之爲箴尹矣隱五年傳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又曰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于北制杜注曰二公子曼伯子元是曼伯者莊公之子也而於此傳乃止云守櫟大夫何邬昭十一年傳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杜注曰子元鄭公子莊公寘子元於櫟桓十五年厲公因之以殺櫟大夫檀伯遂居櫟卒使昭公不安位而見殺正義述杜意以爲莊公城櫟而寘子元又使檀伯爲櫟邑大夫故厲公得因子元而殺檀伯夫櫟既爲子元之邑何

以又使檀伯爲櫟邑大夫正義引晉封桓叔于曲沃而以欒賓傅之鄭使許叔居許而以公孫獲爲佐楚使大子建居城父而以奮揚佐之證一邑之內得有二人此不然也夫子元與曼伯所謂二公子也非如桓叔之於欒賓許叔之於公孫獲太子建之於奮揚也二公子竝居一邑勢均力敵孰爲之主孰爲之佐乎是可決其不然矣今按顧氏炎武左傳補注謂子元卽厲公之字其說是也莊公時厲公居櫟故傳云城櫟而寘子元莊公卒厲公立又爲祭仲所不容出之而立昭公昭公既立以櫟爲厲公舊邑不可無親公子以鎮撫之因使曼伯居櫟乃厲公因櫟之舊人殺曼伯而居其地卽此傳所載是也說經者不知子元之卽厲公而又不知曼伯之亦

爲公子於是事之本末不可見矣昭十一年傳曰鄭京櫟實
殺曼伯宋蕭亳實殺子游齊渠丘實殺無知衞蒲戚實出獻
公獻公乃衞君卽子游與無知亦嘗居君位若曼伯止是櫟
邑大夫而非親公子安足與之竝論郟顧氏以子元爲厲公
字於傳雖無所證惟古人名字必相應漢書刑法志曰是猶
以鞿而禦駾突師古注引如淳曰突惡馬也鄭厲公名突而
字子元者元或転字之省郟附著之以證成顧氏之說
高伯其爲戮乎復惡已甚矣 十七年
集解曰復重也本爲昭公所惡而復弒君重爲惡也
檮謹按昭公既已見弒矣重爲惡之說義不可通復者報也
漢書谷水傳報德復怨師古注曰復亦報也復惡之義與復

怨同言高渠彌因爲昭公所惡而遂弒之則其報復爲已甚
矣故將爲戮也

築王姬之館于外爲外禮也 莊元年

檮謹按爲猶于也古于爲二字通用儀禮士冠禮曰宜之于
假鄭注曰于猶爲也然則爲亦猶于也又聘禮記曰賄在聘
于賄注曰于讀曰爲然則爲亦可讀曰于也爲外禮也猶曰
于外句禮也蓋上句築王姬之館于外乃是經文傳舉經文
而釋之若但曰禮也則疑若通言築之爲得禮而無以明築
于外之爲得禮故疊于外二字而曰于外禮也爲外卽于外
也莊二十二年傳竝于正卿釋文曰竝于本或作竝爲此爲
于通用見於本書者也正義曰正爲築之于外是應變之禮

又曰爲之於外是其得禮之變也雖於傳義未失然不知爲外之卽于外則古訓湮矣

夫能固位者必度於本末而後立衷焉 六年

集解曰本末終始也衷節適也

樾謹按衷與中古通用國語楚語又能齊肅衷正周禮春官序官注引作中正是其證也傳文衷字杜訓中者多矣閔二年傳天誘其中集解竝曰衷中也然則此傳衷字亦當訓中度於本末而後立衷猶言執其兩端用其中也哀二十七年傳曰君子之謀也始衷終皆舉之而後入焉亦是段衷爲中正與此傳之義相近

衣食所安 十年

正義曰公意衣食二者雖所以安身然亦不敢專已有之必以之分人

樾謹按傳文但言所安不言所以安孔義非也國語晉語曰孝敬忠貞君父之所安也韋注曰安猶善也然則衣食所安亦謂所善也言雖已之所善而必以分人也說文人部便安也是安與便同義猶言已之所便安耳

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 十一年

集解曰忽速貌

樾謹按上文禹湯罪己其興也悖焉杜解曰悖盛貌是悖與興義相應也忽訓速則與亡字義不相應豈亡可言速而興不可言速乎爾雅釋詁忽盡也詩皇矣篇是絕是忽毛傳曰

忽滅也忽訓盡又訓滅其亡也忽焉言其盡滅而無遺也文五年傳皋陶庭堅不祀忽諸亦盡滅之意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 十四年

集解曰無納我之言

樾謹按納我之言不可但謂之裏言杜解非也裏當讀爲理荀子解蔽篇制割大理而宇宙裏矣楊倞注曰裏當爲理是裏理古字通用理之言治也伯父無理言謂無訟治之言也僖二十八年公羊傳然後爲踐土之會治反衞侯何休注曰叔武訟治于晉文公令白王者反衞侯使還國也訟治即所謂理矣古聽訟之官曰理蓋訟于人謂之理故聽人之訟亦謂之理其義正相因耳今俗語凡爭辯曲直曰理論乃古之遺語也可證明理言之義

莫之與京 二十二年

集解曰京大也

樾謹按莫之與京猶云莫之與競也京當讀爲勍說文力部勍彊也凡彊者謂之勍相與爭彊亦謂之勍僖二十二年傳勍敵之人杜解曰勍彊也下文曰今之勍者杜解曰今之勍者謂與吾競者同一勍字而前後異訓蓋兩義正相因耳勍從京聲故此傳即以京爲之杜讀如本字而訓爲大然莫之與大不辭甚矣

儉德之共也 二十四年

樾謹按杜氏不釋共字共當讀爲洪爾雅釋詁洪大也德之

洪也猶曰德之大也下文曰侈惡之大也洪與大文異而義同下文又曰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猶云有大德也杜解曰以不丹楹刻桷爲共似未得其旨洪從其聲故卽段共爲之尚書大傳維時供祀六沴鄭注曰供謂大也供亦洪之段字也

女贄不過榛栗

正義曰先儒以爲栗取其戰栗也棗取其早起也脩取其自脩也唯榛無說益以榛聲近虔取其虔於事也

樾謹按榛古作棄說文木部棄果實如小栗從木辛聲春秋傳曰女摯不過棄栗是棄字本從辛得聲禮記郊特牲篇郊之用辛也南齊書卷九引盧植注曰辛之爲言自新潔也然則女摯用棄亦取自新潔之義孔氏謂取其虔于事非也

屯固 閔元年

集解曰屯險難所以爲堅固

樾謹按屯固猶純固也國語周語曰守終純固又曰敦龐純固又曰思慮純固竝其證也純從屯聲故屯卽與純通說經者不通古訓而但執易義求之乃曲爲之說曰險難所以爲堅固失之迂矣且屯卦象辭爻辭皆不言難孔子作傳始曰剛柔始交而難生然則辛廖占易時恐未必有險難之說

今命以時卒閟其事也 二年

集解曰冬十二月閟盡之時

樾謹按閟當讀爲畢閟從必聲與畢聲相近考工記弓人天

子圭中必鄭注曰必讀如鹿車縪之縪卽其例也爾雅釋詁畢盡也杜讀闕爲畢故以闕盡釋之正義未能申明其義

授方任能

集解曰方百事之宜也正義曰授方授民以事皆有方法也任能其所委任信用能人也

樾謹按孔氏以方爲方法是也謂授民以事皆有方法非也成十八年傳及襄九年傳竝曰官不易方昭二十九年傳又曰官脩其方國語周語亦曰官方定物几言方者竝以官言不以民言也此傳言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則四民已皆包之矣又言授方任能則由民而臣言其能官人也授方者授之以百官之常法也任能者任用其才能之人也不授以方則無治法不任其能則無治人授方任能衛之所以興也正義謂授民以事失其旨矣

五侯九伯 僖四年

集解曰五等諸侯九州之伯正義曰鄭元以爲周之制每州以一侯爲牧二伯佐之九州有九牧十八伯大公爲東西大伯中分天下者當各統四侯半一侯不可分故言五侯其伯則各有九耳侯爲牧伯佐之言是周制其事無所出也校數煩碎非復人情故先儒無同之者

樾謹按鄭義煩碎且每州一侯二伯亦無塙證其說固不可從矣詩旄邱篇正義引服注曰五侯公侯伯子男九伯九州之長與杜義同然禮記王制篇曰八州八伯正義引鄭志曰

畿內之州不置伯是古有八伯無九伯也以九伯爲九州之長亦臆說耳今按五侯九伯統言天下諸侯也周制有公侯伯子男五等而止言侯伯者舉中以包上下也僖二十九年傳曰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是公侯爲一等伯子男爲一等故舉侯以包公舉伯以包子男也侯言五伯言九者數始於一而終於九至十則復爲一矣素問三部九候論曰天地之至數始於一終於九焉是其義也自一至九五爲中數故古人之言凡至少者以一言之如孟子一杯水一鉤金之類是也至多者以九言之如公羊傳叛者九國是也舉其中數則以五言之如左傳不可以五稔是也五侯舉中數九伯舉終數後人不達古語而曲爲之說宜皆不可通矣宣

十二年傳夷於九縣昭十二年傳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凡言五言九者皆此類也

取虢之旂 五年

正義曰旂者晉軍旂也而往取虢故云取虢之旂

樾謹按此直言戰勝而取虢之旂耳哀二年傳鄭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獲其簡旗又十三年傳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杜解曰彌庸父爲越所獲故姑蔑人得其旌旗然則勝敵而獲其旂古所恆有正義之說失之迂曲矣

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 九年

集解曰在存也徵戒獻公言晉將有亂

樾謹按上文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云云無一字及晉此忽

云晉將有亂義不可通葢宰孔之意謂齊將有亂非謂晉將有亂也爾雅釋詁曰在終也其在亂乎乃逆料之辭言齊之將終於亂也君務靖亂言君務靖齊國之亂葢以代興諷晉也首止之盟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周公卽宰孔然則此數語卽勸晉叛齊之意杜氏未得其旨

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 十二年

集解曰功勳美德可謂正而不可忘者正義曰應當也懿美也督正也言我善女功勳當女美德謂女功德正而不可忘宜受此禮

樾謹按應猶報也周易文言傳正義曰應者報也督當讀爲篤僞古文尚書微子之命篇用此文作曰篤不忘是也爾雅釋詁曰篤厚也應乃懿德謂篤不忘言以上卿之禮報女之美德且示相厚而不忘也杜解未了正義所說亦近迂曲矣

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 十五年

正義曰韓簡之意以爲惠公及禍自由先君獻公廢嫡立庶之敗德不由卜筮故云先君之敗德既定致今及此禍可由筮數始生之乎

樾謹按正義所說甚爲迂曲非傳義也此句釋文有兩讀今按當以先君之敗德及絕句及讀爲急說文心部急從心及聲釋名釋言語曰急及也操切之使相逮及也是及與急聲近義通急又通作亟爾雅釋詁亟疾也釋文曰亟本亦作急

是也穀梁文十二年傳秦晉之戰已亟范注曰亟數也與此傳文法相似韓簡之意謂先君之敗德亟矣不可勝數也故曰先君之敗德及 句可數乎及乃急之段字急又亟之段字學者不知轉展相段之旨宜其不可通矣

是崇餘濟而修祀紓禍也 二十一年

樾謹按祀當作禮上文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周禍也修禮承周禍而言紓禍承周禍而言因禮字古文作礼與祀相似又涉上崇明祀之文故誤爲祀耳國語周語宗祝執祀韋注曰賓將有事於廟則宗祝執祭祀之禮夫賓至不行祭禮安得云執祀祀亦禮字之誤也說詳國語此傳修禮之誤爲修祀猶外傳執禮之誤爲執祀矣

弗可赦也已 二十二年

集解曰言君與天所棄必不可不如赦楚勿與戰

樾謹按如杜解當於弗可絕句赦也已三字文不成義矣此五字宜連讀蓋卽違天必有大咎之意天固棄之君必與之是得罪於天也故曰弗可赦也已

不以阻隘也

集解曰不因阻隘以求勝

樾謹按傳文曰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下文子魚曰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是阻與鼓對隘與不成列對故又曰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鼓儳二字不平列則阻隘二字亦

不平列阻者扼也尚書堯典篇黎民阻飢正義引鄭注曰阻扼也方楚人之未既濟卽扼而擊之是謂阻其隘杜解未得其旨

金鼓以聲氣也

集解曰鼓以佐士衆之聲氣不言以佐聲氣杜解非也顧氏炎武補正曰聲如金聲而玉振之之聲劉用熙曰聲宣也宣倡士卒之勇氣今按孟子言金聲而玉振之又曰金聲也者金聲下皆無之字與玉振之不同金聲而玉振之謂金聲始洪終殺必以玉聲振起之也說詳孟子顧氏習于時解遂若金聲與玉振一律因取以解此傳聲字失之矣且如其解謂宣

倡士卒之氣則此句當以氣字爲主下文曰聲盛致志乃言聲不言氣何也然則顧解亦非也今以文義求之金鼓以聲氣也與上句三軍以利用也一律氣當讀爲鎩鎩者怒也說文金部鎩怒戰也引春秋傳曰諸侯敵王所鎩今文四年左傳作愾杜解曰愾恨怒也葢愾鎩義通凡怒謂之愾戰而怒謂之鎩雖有從心從金之別實一字耳三軍之用在利不利則不可以用故曰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之鎩在聲非聲則不見其鎩故曰金鼓以聲鎩

蒲人狄人余何有焉 二十四年

集解曰當二君世君爲蒲狄之人於我有何義

樾謹按余何有焉猶云余何愛焉昭二十年傳是不有寡君

也杜解曰有相親有也此有字義與彼同乃云於我有何義失之又襄二十九年傳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有亦親有之有言何愛於杞也杜云何有盡歸之則亦未得其義

況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

樾謹按杜氏不解貪字蓋卽以本字讀之然非也貪當讀爲探釋名釋言語曰貪探也探取入宅分也後漢書郭躬傳捨狀以貪情李賢注曰貪與探同是貪探聲近而義通爾雅釋詁探取也探天之功也國語周語曰而卻至佻天以爲己力不亦難乎韋注曰佻偷也偷亦取也淮南子說林篇偷肥其體高注曰偷取也此傳探天之功以爲己力與外傳佻天以爲己力文異而義同

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省視官具于氾而後聽其私政

集解曰三子鄭大夫省官司具器用正義曰鄭伯與三大夫每日省視當國官司令具其器用送之於氾而後聽其私政也

樾謹按省視官司令具器用而但曰省視官具則傳文爲不備矣顧氏補正引傅氏曰官官司具器具於文較明然亦未得官字之義史記孝文紀五帝官天下索隱曰官猶公也然則官具與私政相對成義周官載師注司農曰官田者公家之所耕田官具猶官田也公家之田謂之官田故公家之具爲官具謂之官具矣鄭伯以己之政爲私政因以天子之具爲官具先省視官具而後聽私政明先公而後私也官私對文今時

語猶然蓋古之遺言矣襄四年傳無失官命官亦公也蓋魯尊事晉國故以晉命爲公家之命令也二年傳鄭子駟曰官命未改補正引陸氏曰官命猶言公命其說是也以臣子言之則君命爲公命以小國言之則伯主之命爲官命兩官命義同卽彼傳官命可證此傳官具之義杜解兩官命異義正義曲爲之說皆非也

王章也 二十五年

集解曰章顯王者與諸侯異

櫰謹按廣雅釋器曰章程也素問氣交變大論篇政令者氣之章王注曰章程也式也然則王章者猶言王者之程式也如杜解則當云所以章王也文義方明而傳文爲不備矣

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餕而弗食

集解曰杜以徑猶行者以傳文爲徑故釋爲行上讀爲義劉炫改徑爲經謂經歷飢餕下屬爲句輒改其字以規杜氏非也

櫰謹按杜劉二說雖有上讀下讀之不同然實則此字皆贅設也如杜說則但曰以壺飧從足矣何必曰從徑乎如劉說則但曰餕而弗食足矣何必曰經餕乎且以情事言之重耳與趙衰同行餕則俱餕重耳不食衰自無獨食之理此亦何足爲異乎焦氏循左傳補疏曰徑小道也蓋衰本以壺飧從重耳有時重耳行大道衰由小道亦餕而不食謂不以相違而自私也從字絕句徑一字句餕而不食四字句按此說於

情事爲合惟句讀似尚未得徑字仍當上屬趙衰以壺飧從徑者謂以壺飧從小道也猶史記欒布傳所云從閒道也重耳行大道衰由小道故謂之從徑師古注漢書張騫傳曰從由也是從徑卽由徑也韓子外儲說左篇以此爲箕鄭事其曰迷而失道與公相失飢而道泣寢餓而不敢食雖與左傳紀載不同然可證其與重耳分道而行舊說均未得其義也

公使展喜犒師 二十六年

正義曰犒者以酒食餉饋軍師之名也服虔云以師枯槁故饋之飲食

樾謹按說文無犒字漢斥彰長田君碑作勞醪醪亦說文所無蓋以犒師者必以牛酒故從牛又或從酉竝俗字耳周禮小行人云若國師役則令犒禮之注云故書犒爲稾鄭司農曰稾當爲犒惠氏棟左傳補注謂與服子愼枯槁之說合然師枯槁而饋之飲食則不枯槁矣乃反謂之犒師義實未安今以服氏枯槁之說推之其字實當作膏葢因其枯槁而以酒食膏澤之也魯語曰使展喜以膏沐犒師疑古本國語作以膏沐膏師上膏字如字下膏字古報反襄十九年傳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釋文曰膏雨如字膏之古報反是其例也此傳犒字釋文曰苦報反與膏之之膏音正相近疑古本左傳亦作膏師故服氏以枯槁爲說耳玉篇食部又有餼字曰勞也葢古義亡而俗字滋多矣

說禮樂而敦詩書 二十七年

正義曰敦謂厚重之
樾謹按敦治也猶言治詩書也詩閟宮篇敦商之旅鄭箋曰
敦治也是其義
民懷生矣
正義曰劉炫云生既厚民皆懷戀居處
樾謹按懷安也言民安其生也論語里仁篇君子懷德公冶
長篇少者懷之孔注竝曰懷安也是其義
楚子伏己而盬其腦二十八年
集解曰盬啗也正義曰盬之爲啗未見正訓葢相傳爲然服
虔云如俗語相罵云啗女腦矣
樾謹按服氏葢讀盬爲餬餬從胡聲胡從古聲盬亦從古聲

故得通用餬之義爲食說文食部餬寄食也葢以隱十一年
傳言餬口四方故以寄食言之實非達詁昭七年傳正考父
鼎銘亦言餬口豈亦寄食之謂乎據爾雅釋言云餬饘也隱
十一年正義曰餬是饘鬻別名今人以薄鬻塗物謂之餬紙
餬帛則餬者以鬻食口之名故云餬其口也此說得之鬻謂
之餬而食鬻亦謂之餬古義引申往往有此如飯字有符萬
扶晚二切即其例也得此說則雅訓與傳義均可貫通矣此
傳言餬其腦者腦亦柔物噉之與饘鬻同故亦言餬也因段
盬爲之而其義遂晦矣
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
集解曰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不和也

樾謹按白虎通號篇曰君之爲言羣也是君與羣聲近義通管子大匡篇桓公使鮑叔識君臣之有善者問篇君臣有位而未有田者幾何人王氏念孫謂君臣卽羣臣說見讀書襍志此傳君臣不協君臣亦卽羣臣也故下文曰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又曰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皆以居者行者爲言居者行者卽所謂羣臣也若以本字讀之而曰君臣不協與下文不貫矣

獻俘授馘

集解曰授數也

樾謹按授不訓數當讀爲受周官典婦功凡授嬪婦功司儀登再拜授幣鄭注竝曰授當爲受是其例也獻俘受馘文異而實同自下言之謂之獻自上言之謂之受矣

刖鍼莊子

樾謹按刖當作則字之誤也尚書康誥呂刑竝有劓則之文康誥篇正義引鄭康成說以則爲臣從君坐之刑所謂臣從君坐者卽據此傳爲說因鍼莊子爲坐而得則刑故云然是鄭所見左傳作則也若如今本作刖則左傳言刖者多矣莊十六年刖強鉏成十七年刖鮑牽豈得概謂之臣從君坐乎乃因此傳則誤作刖或幷疑尚書則字亦當作刖誤矣

踐修舊好 文元年

集解曰踐猶履行也

樾謹按履行而修舊好甚爲不辭踐當讀爲纘詩嵩高篇王纘之事釋文引韓詩作王踐之事是踐與纘古字通用踐修舊好卽纘修舊好說文糸部纘繼也經典通作纂爾雅釋詁纂繼也國語周語纂修其緒纂與踐竝纘之段字

子雖齊聖二年

集解曰齊肅也

樾謹按齊猶明也禮記祭統篇曰齊者精明之至也北堂書鈔卷九十引白虎通曰齊者言已之意念專一精明也是齊有精明之義故古人每以齊明竝言禮記中庸篇齊明盛服國語周語其君齊明衷正荀子脩身篇齊明而不竭皆其證也齊聖猶言明聖耳詩小宛篇人之齊聖毛公訓齊爲正則

古義之湮久矣

晉侯伐秦圍邧新城四年

集解曰邧新城秦邑也

樾謹按新城疑卽邧非二邑也葢秦人新於邧邑築城故謂之新城晉人用司馬法攻其所產故傳稱圍邧新城也僖六年經書伐鄭圍新城傳曰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杜解曰實新密而經言新城者鄭以非時興土功齊桓聲其罪以告諸侯正義引劉炫云先王之制諸侯無故不造城造城則攻其所造司馬法曰產城攻其所產是也然則秦之新城亦猶鄭之新城矣又按僖四年傳太子奔新城杜解曰新城曲沃曲沃之爲新城疑亦以新築城得名雖曲沃爲晉宗邑故宜

有城然傳稱晉侯使士蔿爲二公子築蒲與屈則太子之居曲沃亦必因其舊城而新之可知也文十四年同盟于新城杜云宋地宋之新城疑亦此類僖十八年傳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也命曰新里新里新城義正同耳

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

正義曰湛露詩云湛湛露斯匪陽不晞陽謂日也言天子當日諸侯當露也

樾謹按當猶對也南方爲陽天子南面而立故當陽也禮記郊特牲篇曰君之南鄉答陽也鄭注曰答對也是其義矣正義失之

陳之藝極六年

集解曰藝準也極中也貢獻多少之法傳曰貢之無藝又曰貢獻無極

樾謹按藝極一也國語魯語曰貪無藝也晉語曰貪欲無藝韋注竝曰藝極也是極與藝同義藝準也極亦準也故詩殷武篇四方之極後漢書樊準傳引作四方是則李賢注曰韓詩之文也毛詩作極韓詩作則是極字卽有準則之義杜分藝極爲二義失之

事長則順

樾謹按事猶立也禮記郊特牲篇信事人也鄭注曰事猶立也字亦作傳周官太宰職以任百官鄭注任猶傳也釋文曰傳側吏反猶立也賈疏曰東齊人物立地中爲傳蓋傳卽事

之變體古字止作事事長則順言立長則順也昭二十六年傳立長則順與此傳文異而義同

且復致公壻池之封 八年

集解曰公壻池晉君女壻又取衞地以封之今幷還衞也

樾謹按公壻池乃晉大夫不過采地而已非建國爲附庸不得言封也成十四年傳許人平以叔申之封杜解曰四年鄭公孫申疆許田許人敗之不得定其封疆今許以是所封田求和於鄭然則此傳公壻池之封與彼傳叔申之封文義一律蓋晉侯曾使公壻池定其封疆故卽謂之公壻池之封耳乃皆出戰交綏十二年

集解曰司馬法曰逐奔不遠從綏不及逐奔不遠則難誘從綏不及則難陷然則古名退軍爲綏正義曰綏訓爲安蓋兵書務在進取恥言其退以安行卽爲大罪故以綏爲名焉

樾謹按綏與退古同聲禮記檀弓篇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鄭注曰退或爲妥玉篇肉部腿他儡切腿脛也本作骫竝其證也交綏卽是交退乃古文同聲叚借之常例正義引舊說訓綏爲卻得其旨矣乃又以綏之訓安附會其義反失之也

能賤而有恥 十三年

正義曰服虔云謂能處賤且又知恥

樾謹按能與耐古字通詩漸漸之石篇鄭箋曰豕之性能水釋文曰能本又作耐漢書食貨志能風與旱鼂錯傳其性能

寒師古注竝曰能讀曰耐是也能賤猶曰耐賤一切經音義引蒼頡曰耐忍也

莒紀公生太子僕十八年

集解曰紀號也莒夷無謚故有別號

十九年傳莒子奔紀鄣杜解曰東海

檀謹按紀乃莒邑名昭十九年紀公葢以邑爲號者成八年傳與

贛榆縣東北有紀城是也紀公亦猶莒子朱也渠丘公莒子朱號渠丘公矣

渠丘公立于城上杜曰渠丘公莒子朱號渠丘公矣

蘧里然則莒子庶其號紀公矣

德以處事

集解曰處猶制也

檀謹按物居其所謂之處使物各得其處亦謂之處魯語曰

夫仁者講功而知者處物是其義也故處卽有審度之義呂氏春秋有始覽曰察其情處其形處猶察也淮南子兵略篇曰相地形處次舍處猶相也此傳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處亦猶觀也度也漢書谷永傳曰臣愚不能處也淮南子主術篇曰援白黑而示之則不處焉其義竝同史記扁鵲倉公傳醫之所病所病猶處病也處與所同義

其器則姦兆也

集解曰兆域也

檀謹按兆雖訓域然姦兆二字文義未安兆當讀爲佻國語周語曰姦仁爲佻此姦佻之義也其下文曰畔國卽讎佻也莒僕弒君父而奔魯乃正畔國卽讎者故謂之佻矣

謂之八愷

集解曰愷和也

樾謹按下文謂之八元杜解曰元善也八元八愷名異而實同愷亦善也詩桑柔篇鄭箋曰善猶大也故凡有大義者卽有善義六月篇采芑篇毛傳曰元大也呂氏春秋不屈篇高注曰愷者大也元愷同爲大卽同爲善矣廣雅釋詁凱與賢竝訓大凱卽愷字也賢爲善亦爲大愷爲大亦爲善其義正可互明上文曰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以善與凶對言元愷皆訓善方與下文四凶相對杜訓愷爲和未得其義

掩義隱賊

正義曰掩蓋義事而不行隱蔽其外而陰爲賊害也

樾謹按掩義與隱賊一律掩猶隱也義猶賊也大戴禮千乘篇曰作於財賄六畜五穀曰盜誘居室家有君子曰義子女專曰姦飭五兵及木石曰賊以中情出小曰閒大曰諜利辭以亂屬曰讒以財投長曰貸此傳義字正與彼同義也賊也皆不善之事故掩蓋之隱蔽之也學者但知義爲仁義之義而不知古書義字有作姦邪解者管子明法解篇曰姦邪之人用國事則姦人爲之視聽者多矣雖有大義主無從知之故明法曰佼衆譽多外內朋黨雖有大姦其蔽主者多矣是大義卽大姦也王氏念孫曰義與俄通俄衰也得其旨矣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八十六終

長沙王 寶
善化劉 鐸 校

羣經平議二十六

德清俞樾蔭甫著

春秋左傳二

又會諸侯于扈將爲魯討齊皆取賂而還 宣元年

集解曰文十五年二扈之盟皆受賂正義曰劉炫云案傳數晉罪近發宋弒昭公前扈之盟文所不及何當虛指其事言皆取賂炫謂宋及晉平取宋賂爲魯討齊取齊賂也樾謹按二說皆非也以文義求之皆者皆魯齊也蓋先受魯賂許爲討齊又受齊賂而不討故曰皆取賂

華元爲植二年

集解曰植將主也

樴謹按植當讀爲職職主也爲職卽爲主故杜以將主釋之職從哉聲與直聲相近凡從哉從直之字古每相通宣十五年傳羊舌職說苑善說篇作羊舌殖儀禮鄉射禮記鷰脯用邊五臟鄭注曰今文臟或作植考工記弓人注曰樴脂膏脯敗之脯竝其證也

于思于思

集解曰于思多鬚之貌正義曰賈逵以爲白頭貌

樴謹按二說皆以意言之無他證也思字疑助語辭禮記中庸篇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鄭注曰思皆聲之助是也于思于思棄甲復來猶韓退之文所謂于于然來耳語助之詞卽以爲韻三百篇中亦往往有之關雎篇正義所謂卽

將助句之字以當聲韻之體也莊二十八年傳狄之廣莫於晉爲都晉之啟土不亦宅乎乎與都葢亦韻也

乃宦卿之適子而爲之田以爲公族

集解曰爲置用邑以爲公族大夫

樴謹按杜不解爲字之義因加置字以足成之非也爲猶與也爲之田言與之田也管子戒篇曰自妾之不爲人持接也尹知章注曰爲猶與也是其證也襄二十三年傳齊侯將爲臧紇田義與此同

使疾其民六年

集解曰驕則數戰爲民所疾

樴謹按爲民所疾不得言疾其民疾猶病也疾其民猶言病

其民也疾病連文則義有別論語子疾病是也散文則亦可通國語晉語吾不幸有疾韋昭注曰疾病也易彖上傳出入无疾王弼注曰疾猶病也

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爲卿

集解曰二子鄭大夫

惠氏棟補注曰王子疑非鄭大夫

樾謹按襄八年鄭有王子伯駢見于傳則惠氏所疑偶不照耳惟以本傳而言則此王子伯廖實爲楚大夫蓋此傳本與上文楚人伐鄭取成而還連屬爲一楚與鄭成故其大夫交相見因而鄭公子曼滿得與楚王子伯廖語也王子伯廖不繫於楚者蒙上楚人伐鄭而省耳不然曼滿見殺不在是年

左氏何爲橫發此傳乎

晉胥克有蠱疾 八年

集解曰惑以喪志

樾謹按此與昭元年傳所謂疾如蠱者不同蠱當讀爲痼痼久病也說文作痞從疒古聲與蠱同音故得通用痞疾之爲蠱疾猶故事之爲蠱事尚書大傳曰乃命五史以書五帝之蠱事蠱事卽故事也襄七年傳公族穆子有癈疾與此傳胥克有痞疾文正相同因假蠱爲之而杜遂以蠱惑說之誤矣漢書賈誼傳曰必爲錮疾字又作錮古書多假借不必本字也

卜臨於大宮 十二年

集解曰臨哭也

樾謹按臨卽弔臨之臨周官喪人凡王弔臨鄭注曰以尊適卑曰臨其實臨亦上下通稱隱元年傳改葬惠公公弗臨是非必以尊臨卑乃爲臨也襄十二年傳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姓於宗廟同族於禰廟是故魯爲諸姬臨於周廟爲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此蓋因道遠不能親臨其喪故或於城外或於廟中代之其後相承凡哭於廟者皆謂之臨矣此傳卜臨於大宮是也然其下曰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蓋國人皆至大宮而哭則謂之臨守陴者因各有所守不得至大宮則但謂之哭是哭與臨未始無別使到其文曰國人大哭守陴者皆臨卽于義不通矣

耆昧也

集解曰耆致也致討于昧

樾謹按致討于昧不可但曰致昧釋文耆音旨徐其宜反今時晦而釋之昧字釋詩晦字則耆字釋詩養字可知矣耆得訓養者耆猶艾也爾雅釋詁曰耆艾長也是耆與艾同義又曰艾養也艾爲養則耆亦得爲養矣雖經典無徵然此傳以耆昧釋詩養晦卽其塙證也

御下兩馬

集解曰兩飾也

樾謹按兩之訓飾未聞其義釋文曰徐云或作楄於義更遠

阮氏校勘記曰北宋本葉鈔本盧文弨本作捆捆字從手雖若近之然其字實非古所有若左傳有捆字說文不應遺之玉篇所收廣矣而尚無捆字則其字後出可知也左傳原文止作兩字兩者兩兩排比之也一車有四馬兩馬在中曰服兩馬在邊曰驂詩曰兩服齊首兩驂如手皆言其整齊也是時車右入壘而車在壘外留待之故御者下車排比其馬使兩驂兩服不至儳互不齊亦示閒暇之意也周官太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鄭注曰兩猶耦也然則兩馬者使服與服耦驂與驂耦也因服杜竝訓爲飾遂變其字從手又因古無捆字而以梱字爲之玉篇梱訓松脂於馬無涉也惠氏補正反以梱字爲正失之矣

知莊子以其族反之

集解曰族家兵

樾謹按族者部屬也其字從於從矢於所以指摩也矢所以自衞也國語楚語曰在中軍王族而已韋昭注曰族部屬也此說得之文二年傳以其屬馳秦師宣十七年傳請以其私屬屬皆族之假字族屬聲近古每通用後漢書靈帝紀注曰五屬五服內親也凡親屬字皆當作屬字皆當作屬而今相承作族部族解成十六年欒范以其族夾公行杜解云二族強故在公左右明是誤解族字劉光伯規之是也正義曲爲杜諱豈其然乎

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

集解曰麥麴鞠窮所以禦溼欲使無社逃泥水中無社不解

故曰無正義曰麥麴鞠窮所以禦溼賈逵有此言則相傳爲

此說也

撱謹按此二物實非所以治溼正義云云蓋已疑之梁簡文

勸醫論曰麥麴苦蘘反止河魚之疾亦以杜氏所說出乎藥

性之外也然則叔展隱語杜氏殆未之喻乎夫楚師是時始

傅于蕭尚未知必克與否何以卽教以逃死之策揆之情理

殊不可通叔展此問蓋先探其國中之虛實也神農本草載

苦蘘味辛溫主中風氣入腦頭痛寒痺筋攣麥麴不載於本

草名醫別錄小麥下言作麴溫消穀止利然則麥麴之功主

於消食苦蘘之用主於去風食自內積喻內亂也風自外受

喻外患也問有麥麴者問消弭內亂之方也問有山鞠窮者

問祛除外患之術也乃二者俱無則蕭之君臣束手無策外

之強寇壓境內之姦民生心雖楚或未能卽克而蕭亦必將

自潰矣故又問曰河魚腹疾柰何杜氏誤解上文謂欲使逃

泥水中故解河魚腹疾曰無禦溼藥將病夫逃死之法亦多

矣無社之逃于晉井亦偶然事叔展何爲必使之逃泥水中

因其不解又再三言之也哉今按僖十九年公羊傳曰其自

亡柰何魚爛而亡也何休解詁曰百姓一旦相率俱去猶若

魚爛然則河魚腹疾亦是此義叔展旣知蕭之將潰因問蕭

潰之後將何以自免故曰河魚腹疾柰何無社因曰目於晉

井而拯之乃始告以逃匿之處令其拯救也三問三荅杜氏全未喻其旨反謂無社不解古人有知必將笑之矣

吾若善逆彼以懷來者十七年

樾謹按若猶當也言吾當善逆彼以懷來者也若與如同義戰國策宋策曰夫宋之不足如梁也寡人知之矣高注曰如猶當也左傳每以如字爲當然之當昭二十一年傳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杜解曰言若愛司馬則當亡走失國定五年傳曰不能如辭杜解曰言自知不能當辭勿行竝以如爲當之證此傳又以若爲之者如若一也不達古語卽不得其解矣

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既而用晉師楚於是乎有蜀之役十八年

樾謹按此二十一字乃錯簡也本在上文夏公使如楚乞師

欲以伐齊之下編次者因經書甲戌楚子旅卒在邾人戕鄫子于鄫之後遂割傳文而綴諸此使經事相次耳非左氏之舊

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成二年

集解曰衞師已敗而孫良夫復欲戰故成子欲使須救

樾謹按須之言待也詩匏有苦葉篇卬須我友儀禮士昏禮記某敢不敬須鄭君箋注竝曰須待也子不少須者子不少待也詳其文義蓋未戰之前孫良夫欲戰既敗之後又懼而欲先歸故石成子以此言止之卽之戰隨武子殿其卒而退故不敗杜解曰以其所將卒爲軍後殿石子初意亦欲孫子以所將之卒爲殿故曰子不少須衆懼盡子喪師徒何以覆

命及三子皆不對則知其莫肯爲殿矣故又曰子以衆退也讀前後文文義自明杜解失之

卿不書匱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

集解曰匱乏也

樾謹按匱固訓乏然與畏晉竊盟之義不合廣雅釋訓謟欺也疑卽匱盟之匱畏晉而竊與楚盟故爲欺也國語晉語曰其言匱義與此同說詳國語

其惡易覩 六年

集解曰惡疾疢覩成也

樾謹按杜蓋讀覩爲構詩四月篇我日構禍毛傳曰覩成也杜卽用其義耳鄭箋曰構猶合集也又青蠅篇構我二人箋曰構合也此文其惡易覩正相對成義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 十三年

正義曰天地之中謂中和之氣也

樾謹按此方論成子之不敬無取言中和之氣中者正也淮南子主術篇是以中立高誘注曰中正也儀禮聘禮篇鄭注曰門中門之正也是古謂正爲中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言受天地之正以生也論衡命義篇曰正者稟五常之性也管子

法法篇曰正也者所以正定萬物之命也竝與此傳之義相
近下文曰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定猶正也
爾雅釋天營室謂之定孫炎郭璞注竝曰定正也民之生本
無不正所謂人生而靜也及感於物而動則不定矣不定即
不正矣故必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之也若訓中爲中
和之氣則全失其義矣

穆爲不弔

集解曰不見弔傷

樾謹按不弔猶不祥也下文曰君又不祥杜解曰祥善也此
曰穆爲不弔弔亦善也書柴誓篇無敢不弔詩節南山篇不
弔昊天鄭注鄭箋竝曰弔至也至猶善也家語終記篇昊天

詳而未及此故具說之

我僞逃楚可以紓憂十六年

樾謹按范文子欲反則眞逃楚矣何僞之有僞當作爲古僞
爲二字通用成九年傳爲將改立君者定十二年傳子爲不
知釋文竝曰僞本作爲是其證矣爲猶如也呂氏春秋長見
篇曰臣之御庶子鞅願王以國聽之也爲不能聽勿使出境
猶言如不能聽也韓子內儲說篇曰王甚喜人之掩口也爲
見王必掩口猶言如見王也古書以爲字代如字者甚多王
氏引之經傳釋詞所引凡十數事可證我爲逃楚可以紓憂
言我如逃楚可以紓憂也疑古本作爲後人不達爲字之義

又增人旁耳

邲之師荀伯不復從　釋文曰從徐子容反或如字

集解曰荀林父奔走不復故道

樾謹按杜言不復故道故徐讀爲蹤跡之蹤不復蹤之語殊爲不辭若讀如字則不復從之下須加故道二字其義始明且林父兵敗而歸何必不由故道歸乎王氏念孫曰從蓋徒字之誤邲之敗徒眾之不反者多故云不復徒說見經義述聞然不復徒之語亦爲不辭從疑役字之誤復者反也周易祼卦傳曰復反也復反義通故亦得通用儀禮特牲饋食禮皆復外位鄭注曰今文復爲反是也不復役卽不反役襄三

年傳曰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定十年傳曰反役晉人討衞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是古人謂師還爲反役此云復役義亦同耳邲之戰師徒撓敗故謂之不復役猶上文言不振旅也役從相似因而致誤耳

請攝飲焉

集解曰攝持也持飲往飲子重

樾謹按攝之言代也周官大宗伯職若王不與祭則攝位鄭注曰代行其祭祀又禮記明堂位注周公攝王位正義曰攝代也請攝飲者請使人代已往飲子重也下文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搞從者使某攝飲則因不得親往而使人代往其義甚明杜訓攝爲持未得其義

宋齊衛皆失軍

集解曰將主與軍相失正義曰服虔以失軍爲失其軍糧

檄謹按如杜解則直曰師潰可矣何以謂之失軍乎如服解則又增出糧字疑皆非傳義也軍者謂營壘也說文車部軍圜圍也從車從包省一切經音義卷十八引字林曰軍圜也包車爲軍是軍字本義車在其中而包裹其外正爲營壘之象傳文軍字如晉軍函陵秦軍汜南之類其本義也如郤穀將中軍狐偃將上軍之類其引申義也桓六年傳王毀軍而納少師毀軍者毀其營壘也若是三軍之人豈可言毀乎此傳言失軍者亦謂失其營壘也服杜二解皆失之宣十二年傳曰君盍築武軍杜解曰築軍營以章武功襄二十三年傳

張武軍於熒庭解曰張武軍謂築壘壁斯得之矣襄二十七年傳以藩爲軍昭十三年傳乃藩爲軍可見軍字之義

公薨于路寢言道也 十八年

集解曰在路寢得君薨之道

檄謹按下文曰葬我君成公書順也道與順同義論衡本性篇引陸賈曰順之爲道是也國語楚語以違而道從而逆相對道卽順也此傳曰言道也猶曰言順也杜解未得其旨

使臣斯司馬 襄三年

集解曰斯此也

檄謹按使臣此司馬甚爲不辭斯疑廁字之誤文選秋興賦曰攝官承乏猥廁朝列李善注引蒼頡注曰廁次也是其義

也哀二年杜解去斯役釋文曰斯本作廝廝與廁相似廁誤作廝因改爲斯矣國語晉語曰使臣狃中軍之司馬狃亦厠也廣雅釋詁曰粗厠也粗狃義通說詳國語

子爲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 四年

集解曰慢其母是不終事君之道

樾謹按人子事親以送死爲終事君母之喪不成則君於事親之道不終故曰不終君謂不終君之事也杜解爲不終事君之道矣君喪不成方可以此責之君母之喪不成不得以此責之也

我心扃扃 五年

集解曰扃扃明察貌

樾謹按杜蓋讀扃爲炯文選幽通賦又申之以炯戒曹注曰炯明也然以扃扃爲明察則與下文講事不令集人來定義不相蒙殆非也扃扃猶耿耿也詩柏舟篇耿耿不寐傳曰耿耿猶儆儆也廣雅釋訓耿耿警警不安也此詩之旨言我心耿耿然不敢自安故思聚致賢人以定之也作扃者假字耳說文耳部耿從耳炯省聲故耿與炯古通用文選顏延年登巴陵城樓詩炯介在明淑李善注引楚辭彼堯舜之耿介而曰耿與炯同是也杜知扃可通作炯而不知炯可通作耿故未得其解矣

子駟使賊夜弒僖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 七年

樾謹按瘧疾無致死之理以是赴于諸侯不且欲蓋而彌彰

乎疑古本止作虐疾尚書金縢篇遘厲虐疾枚氏傳曰虐暴也虐疾猶言暴疾弒之而以暴疾赴於情事爲近

職競作羅八年

集解曰言既卜且謀多則羅網之難無成功

樾謹按杜解羅字文義迂迴殆非也羅當讀爲罹爾雅釋詁罹憂也詩兔爰篇逢此百罹斯干篇無父母詒罹小弁篇我獨于罹傳箋竝曰罹憂也職競作罹者職競作憂也說文無罹字蓋古字止以羅爲之今毛詩皆作罹而此傳引逸詩作羅班孟堅謂左傳多古字古言於此可見

鄙我是欲

集解曰楚欲以鄭爲鄙邑而反欲與成

樾謹按傳言是欲不言欲與成杜解非也欲猶好也凡可欲者卽可好故曰者好亦曰者欲曰好惡亦曰欲惡孟子告子篇所欲有甚於生者中論天壽篇作所好荀子不苟篇欲利而不爲所非韓詩外傳作好利是欲與好義通鄙我是欲猶言鄙我是好蓋謂晉親我而我不與之成楚鄙我而我反與之好也

悉索敝賦

樾謹按悉盡敝賦甚爲不辭杜解非也二年傳以索馬牛皆百匹杜曰索簡擇好者是索有簡擇之義悉索敝賦謂盡國中之車徒而簡擇之也蓋索之言蒐索也白虎通田獵篇曰秋謂之蒐何蒐索肥者也漢書百官公卿表注引服虔曰蒐

索也然則索亦猶蒐也昭十一年公羊傳曰大蒐者何簡車徒也此卽悉索敝賦之謂矣

巡丈城 九年

集解曰巡行也丈度也正義曰十尺爲丈巡行其城以丈度之故云丈城

樾謹按國有大災巡視城垣固其所也然豈必丈而度之乎方倉卒之時又豈暇執尺以度城之高卑乎且上文曰陳畚揭具綆缶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潦積土塗下文曰繕守備表火道諸句皆以下二字相連爲義而此句巡丈城乃以上二字相連爲義與上下文不一律矣竊疑丈爲誤字據阮氏校勘記丈字有作文者然文字亦無義今按丈當作女巡女城者巡視城堞也說文土部壋城上女垣也自部陴城上女牆俾倪也釋名釋宮室曰城上垣曰睥睨言於其孔中睥睨非常也亦曰女牆言其卑小比之於城若女子之於丈夫也然則此傳言女城卽女牆女垣之異名本所以睥睨非常故使人巡視之也

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

集解曰問宋何故自知天道將災

樾謹按傳言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是因災而知天道非因天道而逆知將災也古書言天道者皆主吉凶禍福而言孟子言聖人之於天道也猶言聖人之於吉凶禍福蓋雖聖人不可如何故曰命也晉侯所謂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者疑

宋國相傳謂國有火災必主禍敗故士弱對曰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觀始之一字則因災而知天道明矣下文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矣自此年宋災之後宋國無大禍敗則在道之言信矣杜氏誤解此句故於上文樂喜爲司城以爲政郎云知將有火災素戒爲備火之政殊非傳意所謂爲司城以爲政者言以司城之官而執國政也宋六卿之次右師司馬司徒司城司寇是司城班在弟五宋以子罕之賢特使爲政故傳言爲司城以爲政豈徒爲備火之政乎哀七年傳曰使爲司城以聽政與此傳同義足徵杜注之非矣

棄位而姣

集解曰姣淫之別名正義曰服虔讀姣爲放效之效言效小人爲淫淫自出於心非效人也今時俗語謂淫爲姣故以姣爲淫之別名

戴謹按說文女部姣好也孟子告子篇曰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荀子非相篇曰古者桀紂長巨姣美天下之傑也韓詩外傳曰以爲姣好邪則太公年七十二齞然而齒墮矣鹽鐵論殊路篇曰毛嬙天下之姣人也史記司馬相如傳曰姣冶嫺都漢書東方朔傳曰左右言其姣好古書姣字竝美好之義而杜乃以爲淫之別名正義又以俗語證之陋矣然如服子愼之說實亦未安姣當讀爲佼方言曰逞曉佼苦快也自關而東或曰曉或曰逞江淮陳楚之閒曰逞宋鄭周

洛韓魏之間曰晉東齊海岱之間曰恔自關而西曰快然則恔與逞同義棄位而恔與僖二十三年傳淫刑以逞成十六年傳疲民以逞文義相近言棄位而自快其意也穆姜齊女習於齊之方言故曰恔耳

而以偪陽光啟寡君 十年

正義曰光昭宋國開其疆竟以賜寡君

樾謹按昭二十八年傳曰光有天下杜解曰光大也然則光啟者猶言大啟也國語鄭語必光啟土韋昭注曰光大也得其義矣正義失之

先王先公 十一年

集解曰先王諸侯之大祖宋祖帝乙鄭祖厲王之比也先公始封君

樾謹按下文更言七姓十二國之祖則此當泛言周之先王先公杜解非是

七姓十二國之祖

集解曰實十三國言十二誤也正義曰服虔云晉主盟不自數

樾謹按傳言十二國知鄭猶未與盟也是時鄭雖行成而猶未受盟故范宣子曰諸侯道敝而無成若鄭亦同盟則不應爲是言矣至九月諸侯復伐鄭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於是晉趙武入盟鄭伯鄭子展出盟晉侯正以鄭未與盟故特與之盟也傳文本不誤亦不必曲爲之說據二十二年傳寡君

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然則此時歌鐘鎛磬之屬尚未入晉其尚未受盟可知說者泥同盟之文謂鄭亦與焉未必然也

衞北宮括不書於向書於伐秦攝也十四年

集解曰能自攝整從鄭子蟜俱濟涇

檄謹按攝非攝整之言佐也助也言北宮括於此役有佐助之功也詩既醉篇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毛傳曰言相攝佐者以威儀也襄三十一年傳引此詩杜解曰攝佐也卽用毛義白帖三十四引此詩而曰攝助也助與佐義同是攝有佐助之義古訓然也昭二十六年傳曰晉爲無道是攝是贊與此傳攝字義可互明杜於彼傳訓攝爲持亦未得也

寡君不以卽刑而悼棄之

檄謹按杜氏不解悼字則讀如本字矣然悼棄連文甚爲無義悼當讀爲卓史記魯周公世家里克殺其君奚齊卓子集解引徐廣曰卓一作悼是悼與卓古字通也卓之本義爲高說文匕部卓高也高則必遠故或訓爲高遠漢書劉輔傳必有卓詭切至師古注曰卓高遠也亦或徑訓爲遠楚辭逢尤篇世既卓兮遠眇眇王逸注曰卓遠也說文走部趠遠也足部踔遠也趠踔皆卓之後出字遠卽高之引申義耳卓棄之者遠棄之也上文曰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它竟杜解曰越遠也故此答之曰寡君不以卽刑而卓棄之卓亦遠也王室之不壞繄伯舅是賴

正義曰服虔本壞作懷解云懷柔也緊蒙也賴恃也王室之
不懷柔諸侯恃蒙齊桓之匡正也
樾謹按傳文若是王室之不壞則下句當云緊伯舅之功今
乃云緊伯舅是賴疑當從服本作懷然子愼訓懷爲柔而云
不懷柔諸侯於義未得詩雄雉篇我之懷矣楊之水篇懷哉
鄭箋竝曰懷安也王室之不懷猶云王室之不安也王室不
安惟伯舅能安之故曰緊伯舅是賴也

改服修官 十六年

集解曰既葬改喪服修官選賢能
樾謹按上文已歷敘羊舌肸爲傅云云此何以又云修官且
修官與改服事亦不倫杜解殆非也官與館古字通周易隨
初九官有渝釋文曰官蜀才本作館荔官字從宀實爲館舍
之本字從食作館乃後出字也說詳余所著字義載疑修官
卽修館也晉侯將烝于曲沃又順河東下會于溴梁故所在
館舍先爲修理也

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 十八年

集解曰斥候也
樾謹按小爾雅廣詁曰斥開也漢書司馬相如傳除邊關益
斥師古注曰斥開廣也禮記王制正義曰斥大謂開斥廣大
此傳斥山澤之險正斥大之義言凡山澤險阻之地皆開斥
之使容車徒也杜訓爲候未得其旨
齊侯見之畏其眾也乃脫歸

集解曰脫不張旗幟
樾謹按不張旗幟謂之脫近於臆說矣脫之言突也詩緜篇
混夷駾矣毛公訓駾爲突駾從兌聲故或卽以兌爲之孟子
梁惠王篇注引詩作昆夷兌矣是也脫亦從兌得聲故得與
駾通乃脫歸者乃突歸也廣雅釋詁曰突猝也猝然而歸則
有輕速之意故太子曰社稷之主不可以輕也國語晉語脫
會秦伯於王城義亦與此同

先吳壽夢之鼎十九年

集解曰古之獻物必有以先今以璧馬爲鼎之先
樾謹按惠氏補注曰馬爲庭實未聞以馬爲先且馬不上堂
安得先之其說是也至以先吳爲先秦先漢之比則亦未得

夫郜鼎不稱先郜紀獻不稱先紀吳鼎何必言先吳邾先疑
无字之誤无讀爲暨暨及也猶言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及
吳壽夢之鼎也暨從既聲既從无聲古文以聲爲主故卽以
无爲之所謂左傳多古字古言者此也无先形似學者多見
先慁見无因誤爲先矣

圭嬀之班亞宋子而相親也士子孔亦相親也十九年

樾謹按士子孔亦相親者謂因其母之故而亦親於宋子也
既親於宋子則其親於子然子孔不待言矣此所以三室如
一也唐石經作二子孔亦相親也則但是士子孔與司徒孔
相親而子然不與矣何以云三室如一乎二字乃士字之誤
阮氏校勘記反謂作二者不誤恐後學疑惑故詳辨之

軌度其信二十二年

正義曰謂使其臣信有軌則法度可明以爲徵驗也劉炫曰軌法也行依法度而言有信也

樾謹按正義所說迂迴難明且不成義殆非也軌當讀爲究軌字從九得聲古音即如九究亦從九得聲故軌究音同得相假借詩皇矣篇爰究爰度此以究度連文即其義也究度其信者言必究度之使信而合義也上云洗濯其心此云究度其信洗濯二字同義究度二字亦同義學者不知軌爲究之假字因失其解矣二十五年傳度山林鳩藪澤鳩亦究之假字說見王氏引之經義述聞此假軌爲究猶彼假鳩爲究也

生在敬戒二十二年

樾謹按此敬字與上文敬其事君敬字不同敬其之敬乃本字也敬戒之敬當讀爲儆說文人部儆戒也儆戒一義故下文君子但曰知戒

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二十三年

集解曰肆放也正義曰君子自論慶氏之罪所爲不義不可放肆以爲宜其誅滅

樾謹按杜訓肆爲放未詳其義若從正義之說則當爲肆眚之肆然襄九年肆眚圍鄭杜解曰肆緩也此傳訓放與彼義殊正義所說未必有當杜意也今按肆者長也詩崧高篇其風肆好毛傳曰肆長也不可肆卽不可長言慶氏不義不可

長也故下文卽引書惟命不于常以證之肆字古作肆在說文長部然則訓肆爲長正合字之本義杜解旣不了正義以宓其誅滅足成之殆非傳意

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氂

集解曰東陽晉之山東魏郡廣平以北正義曰昭二十二年傳曰荀吳略東陽遂襲鼓滅之鼓在鉅鹿居山之東山東曰朝陽知東陽是寬大之語總謂晉之山東故爲魏郡廣平以北服虔以東陽爲魯邑謬之甚矣東陽之師謂下文叔孫豹所帥者也

樾謹按魯語曰昔欒氏之亂齊人閒晉之禍伐取朝歌我先君襄公不敢甯處使叔孫豹悉帥敝賦踦跂畢行無有處人以從軍吏次於雝爰與邯鄲勝擊齊之左掎止晏萊焉服氏以東陽爲魯邑蓋據此正義旣斥其謬而又曰東陽之師謂下文叔孫豹所帥者也則仍無以易服氏之舊說矣今按晉東陽之師雖或遼闊然所謂東陽之師者必非盡大行山以東之師而悉起之也趙勝卽邯鄲午之父見定十三年正義外傳謂之邯鄲勝蓋父子世守邯鄲者邯鄲今屬廣平府東陽必與邯鄲相近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謂今冀州爲晉之東陽地是也至叔孫豹之師尙在雍榆杜謂汲郡朝歌縣東有雍城其地在今衞輝府濬縣相去甚遠安得謂東陽之師卽叔孫豹所帥者乎正義此說仍未免爲服氏所惑也然則外傳所載子服惠伯之言豈其飾無爲有以欺大國邪曰雝

檢去朝歌甚近是役也齊取朝歌而不能守未必非叔孫一軍之力於是趙勝得以追擊之而獲晏氂其後魯人居以爲功晉亦不能斥爲誣也若必執國語以說左傳失之矣

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

集解曰父寵之則可富

樾謹按富與福古通用周易謙彖傳鬼神害盈而福謙釋文福京作富是其證也富倍季氏即福倍季氏與下句禍倍下民相對正承上文禍福無門惟人所召而言杜以本字讀之失其旨矣其下云故公鉏氏富此則當讀如本字閔子馬所謂福者非止以富言也富固福也得爲公右宰亦福也悼子雖得立而竟早死雖謂之無福可矣

公曰不爲崔子其無冠乎二十五年

集解曰言雖不爲崔子猶自應有冠

樾謹按杜說不了由未得其句讀故也此當以公曰不絕句公曰不猶孟子曰否乃甚不然之辭不與否古字通也爲崔子句其無冠乎言既爲崔子豈患無冠吾以其冠賜人於崔子無損也說文口部否相與語唾而不受也從口否聲孟子曰否及此傳公曰不疑皆否之假字今世俗猶有此言

公踰牆又射之

正義曰上未有射公之文而云又射之者以公未踰牆必已射公但射公不中傳文不載以踰牆射之中股故傳言其事而云又也

樾謹按上無射公之文則此不得言又又當讀爲有石鼓文
滿又小魚詛楚文又秦嗣王並以又爲有古字通也因不知
射者主名故但曰有射之定八年傳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
卽其例也有與或聲近而義通考工記梓人曰毋或若女不
寧侯禮記祭義篇曰庶或饗之孟子公孫丑曰夫既或治
之鄭注趙注並曰或有也故又字亦與或通禮記檀弓篇曰
或敢有他志國語晉語作又何敢有他志哀元年左傳曰或
將豐之史記吳世家作又將寬之並其證也然則又射之猶
云或射之不通古人之言而泥乎其文斯難得其解矣
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郟其五月秦晉爲成晉韓起如秦涖盟
秦伯車如晉涖盟成而不結二十六年

集解曰傳爲後年修成起本當繼前年之末而特跳此者傳
寫失之

樾謹按杜謂此傳當繼前年之末非也此傳實當在下文二
十六年春之上蓋左氏作傳本未嘗分每年爲一篇故文十
年傳云厥貉之會麇子逃歸十一年傳卽云楚子伐麇宣十
一年傳云厲之役鄭伯逃歸十二年傳卽云楚子伐鄭如此
之類並當合下文爲一不當綴諸前年之末莊十九年傳曰
十九年春楚子禦之僖二十四年傳曰二十四年春王正月
秦伯納之但言禦之納之不言所禦何師所納何人蓋左氏
原文自初楚武王克權至巴人因之以伐楚此數十字皆在
十九年春之上自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至重耳敢不拜

此數百字皆在二十四年春之上後之編次者因每年必欲以年冠首年上不容更著一字於是割置前年之末而文義之不安者多矣惠公元妃孟子至是以隱公立而奉之此五十八字本在元年春王周正月之上若非杜氏合傳於經即無經文橫隔其間豈不連屬爲一即此可見左氏之舊此傳與彼不殊杜氏以經文隔之遂若孤縣卷首無所繫屬因以爲傳寫跳此而左氏之舊不可復矣

欒范易行以誘之

集解曰易行謂簡易兵備欲令楚貪己不復顧二穆之兵正義曰賈逵鄭眾皆讀易爲變易之易楚語說此事云若易中下楚必歆之韋昭云簡易欒范之行亦之弱以誑楚也是韋昭已讀爲簡易之易故杜從之也

樾謹按傳言誘之則韋氏示弱之說信矣惟簡易之義終有未安易當讀爲陁方言及廣雅釋詁竝曰陁壞也字亦作弛國語魯語曰文公欲弛孟文子之宅韋注曰弛毀也然則弛行以誘之者毀行以誘之也猶桓六年傳曰王毀軍而納少師也詩何人斯篇我心易也韓詩作我心施也易之通作陁猶易之通作施也王氏引之謂魯語弛孟文子之宅與景公欲更晏子之宅同弛者易也說見經義述聞然則外傳弛宅當爲易宅此傳易行當爲弛行竝古文假字而學者泥本字以求之則胥失之矣

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

集解曰以舉材能比叔向

樾謹按周易比彖傳曰比輔也詩杕杜篇胡不比焉國語齊語足以比成事鄭箋韋注竝曰比輔也爾雅釋詁曰比輔也傅與輔同然則以比叔向者以輔叔向也杜解失之

能歆神人二十七年

集解曰歆享也使神享其祭人懷其德

樾謹按國語周語曰民歆而德之韋注曰歆猶欣欣喜服也然則能歆神人謂神人皆喜之也周語曰事神保民莫不欣喜是其義也一歆字兼神人而言杜解未得其旨

季蘭尸之敬也二十八年

集解曰使服蘭之女而爲之主正義曰詩言季女而此言季

蘭謂季女服蘭草也案宣三年傳曰蘭有國香人服媚之知是女之服蘭也

樾謹按蘭雖人所服媚然女不必皆服蘭且服蘭之女豈可即謂之蘭乎杜解非也蘭疑孌之假字孌從絲聲蘭從闌聲二聲相近說文門部闢妄入宮掖也從門絲聲讀若闌漢書成帝紀闌入尚方掖門即以闌爲之然則蘭之通作孌猶闌之通作闢也詩車舝篇思孌季女逝兮傳曰孌美貌此傳所謂季孌即詩所謂思孌季女言年少而美好也

請觀於周樂二十九年

樾謹按儀禮聘禮記歸大禮之日既受饔餼請觀鄭注曰聘於是國欲見其宗廟之好百官之富若尤尊大之焉然則古

禮於所聘之國本有請觀之事故季札因而請觀周樂耳
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
集解曰美其有治政之音譏其煩碎知不能久
樾謹按美哉之下不著一字而遽云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文
義不屬疑其細二字當爲一句美哉其細蓋美其細也說文
糸部細微也荀子解蔽篇楊注曰微者精妙之謂也是細亦
未始非美但過甚則涉于煩碎矣故又曰已甚民弗堪也杜
解未得其旨詩正義引服虔曰其風細弱已甚亦失之
用而不匱廣而不宣
樾謹按此文自直而不倨曲而不屈以下其十四句每二句
相對成義直與曲對邇與遠對遷與復對哀與樂對施與取

對處與行對獨此二句用與廣不對用疑因字之誤因而不
匱廣而不宣語意一律因者窮乏之名廣者博大之號正相
對也
辯而不德
集解曰辯猶爭也
樾謹按杜氏不解德字史記注引服虔曰夫以辯爭不以德
居之必加於刑戮也其說非是苟能以德居之又何爭乎德
當讀爲直德字古文作悳本從直聲故卽與直通周易繫辭
傳有功而不德蜀才本作置德之通作直猶置之通作德也
爭辯而不直故宜加於刑戮矣
其君弱植三十年

正義曰周禮謂草木爲植物植爲樹立君志弱不樹立也

樾謹按如正義所說當云其君弱不植於文方明不得云其君弱植蓋弱植連文乃古語也植當讀爲脂膏腯敗之腯考工記弓人注曰樾脂膏腯敗之腯是也字本作殖說文肉部殖脂膏久殖也亦或作腯釋名釋地曰土黃而細密曰埴埴膱也黏昵如脂之膱也然則人之弱者謂之腯猶土之黏者謂之埴矣考工記搏埴之工二司農曰埴書或作植此假植爲腯與彼假植爲埴同若以本字讀之而訓爲樹立則弱植二字義不相屬矣

上下有服

集解曰公卿大夫服不相踰

樾謹按經傳服字半皆艮字之假借說文又部艮治也從又從卩卩事之制也凡服事字降服字竝當作艮而經傳皆以服爲之服行而艮廢矣鄭石制字子服見宣十二年傳此卽假服爲艮之明證艮從卩故亦有節制之義名制字艮正相應也上下有艮猶云上下有制與上句都鄙有章一律杜不知服爲艮之假字而以本字讀之失其旨矣呂氏春秋樂成篇曰都鄙有服高注曰服法也疑高氏原文本曰服法也蓋服爲制故亦爲法後人不知其義妄增服字耳說詳呂氏春秋

寇盜充斥三十一年

集解曰充滿斥見言其多

樾謹按充斥連文其義一也淮南子說山篇近之則鐘音充高誘注曰充大也呂氏春秋必已篇禍充天地高注亦曰充猶大是充之義爲大也文選魏都賦墳衍斥斥李善引蒼頡曰斥大也史記司馬相如傳除邊關益斥索隱引張揖曰斥廣也廣與大同是斥之義亦爲大也凡有大義者皆有衆多之義如殷訓大亦訓盛豐訓大亦訓滿皆其例也說文多部夥大也從多夥聲其義爲大而其字從多可知其義之通矣玉篇多部姼多也大也大部奓大也多也皆多大義通之證充斥竝訓大故亦竝訓多寇盜充斥言寇盜之多也杜訓斥爲見義反不倫矣

令尹似君矣

正義曰言令尹威儀已是國君之容矣服虔云言令尹動作以君儀故云以君矣服言以君儀者明年傳云二執戈者前矣是用君儀也俗本作似君若云似君不須言矣今定本亦作似君恐非

樾謹按其字當從古本作以其義當從定本作似周易明夷象辭文王以之箕子以之荀向本作似即其例也就字義而言以即似字古似字作佁亦或移人旁於右作臼眞書變作以而借爲㠯字行之既久莫知其即佁字也於是又加人旁於左作似字此尤俚俗之甚者服氏所據本作令尹以君矣正左氏之舊乃不知以字之即似字叅六書之學自漢已失之矣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八十七終

長沙王 賓 校
善化劉 鐸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八十八　南菁書院

羣經平議二十七　德清俞樾蔭甫著

春秋左傳三

帶其褊矣　昭元年

集解曰言帶褊盡故裂裳示不相逆

樾謹按褊字不訓盡卽以假借之例求之亦不得其說杜云褊盡殆失之矣說文衣部褊衣小也帶其褊矣猶曰以是爲帶不其褊小乎蓋既以與之又爲謙辭謝之也古書或以矣字代乎字如隱三年公羊傳曰盍終爲君矣禮記文王世子篇曰女何夢矣皆是也杜氏不達古語故失其解

處不辟污

集解曰污勞事正義曰處國之所辟者惟有辟勞事耳故以污爲勞事也言事之勞身若穢之污物也

樾謹按廣雅釋詁曰辱污也污爲辱故亦爲勞勞禮記檀弓篇鄭注曰勤勞辱之事也是勞辱同義成九年傳大夫勤辱勤辱猶勤勞也污者辱事卽爲勞事正義所說未達古訓弗去懼選

集解曰選數也恐景公數其罪而加戮

樾謹按懼數其罪則曰懼罪足矣乃曰懼選於文不明杜解殆非也選當讀爲篡說文厶部并而奪取曰篡古人之言上下不嫌同辭以臣奪取於君謂之篡以君奪取於臣亦謂之篡鉞之適晉其車千乘對司馬侯曰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是鉞以車多故出奔其母所謂弗去懼選者言弗去則必爲景公所篡取故欲使適它國以保其所有也方言曰秦晉之間凡取物而逆謂之篡鉞母此言正秦之方言也作選者假字耳選從巽聲篡從算聲二聲相近故得通用詩柏舟篇不可選也後漢書朱穆絕交論作不可算也論語子路篇何足算也漢書公孫劉田王楊蔡陳鄭傳贊作何足選也然則選之通作篡猶選之通作算矣國語魯語君不命吾子吾子請之其爲選事乎選亦篡之假字謂其自篡取之也說詳國語臺駘能業其官

集解曰纂昧之業

樾謹按杜未解業字也業讀爲剿方言曰剿續也秦晉繩索

謂之剿廣雅釋詁亦曰剿續也能剿其官者能繼續其官守也說文無剿字蓋古字止作巢耳

四姬有省猶可

集解曰據異姓去同姓故言省

樾謹按省當讀爲眚莊二十二年經文肆大眚公羊作肆大省是省與眚通上文曰美先盡矣則相生疾相之云者兼男女而言明男娶同姓之女固當生疾女嫁同姓之男亦當生疾也故此云四姬有眚猶可眚之言疾眚也楚語曰夫誰無疾眚是也四姬有疾眚則四姬當之矣故曰猶可也杜解未得其旨正義申說之徒爲辭費耳

女陽物

集解曰女常隨男故言陽物

樾謹按以易義言之坎爲中男爲月離爲中女爲日此所以女爲陽物也後世言丹術者有取坎塡離之說實本於此杜以女常隨男爲說失之矣

十二月晉既烝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甲辰朔烝于溫

集解曰烝冬祭也孟子餘趙衰趙武之曾祖其廟在晉之南陽溫縣往會祭之趙氏烝祭甲辰十二月朔晉既烝趙孟乃烝其家廟則晉烝當在甲辰之前傳言十二月誤

樾謹按左傳以周正紀事十二月者建亥之月也桓五年傳閉蟄而烝杜解曰建亥之月昆蟲閉戶萬物皆成可薦者眾故烝祭宗廟然則烝祭當在建亥之月此傳十二月不誤也

疑甲辰朔三字當在傳首十二月之下左氏原文葢云十二月甲辰朔晉既烝傳寫者誤移甲辰朔三字置烝于溫之上而文不可通矣又按將會孟子餘句義亦難明趙衰字子餘不字孟會祭孟子餘不得但曰將會然則此文亦必有誤今按孟者地名尚書泰誓篇序正義曰孟者河北地名春秋所謂向盟是也據隱十一年傳王取鄔劉蔿邘之田于鄭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溫原絺樊隰城欑茅向盟州陘隤懷杜曰凡十二邑皆蘇忿生之田而成十一年傳曰蘇忿生以溫爲司寇止言溫不言餘邑則知餘邑皆附屬於溫者也是時溫屬趙氏則孟亦必屬趙氏矣且溫與州同在蘇忿生十二邑中是時州亦屬趙氏昭三年傳可證然則孟屬趙氏從可知矣子餘當作餘子左氏原文葢曰趙孟適南陽將會孟餘子烝于溫餘子者卽宣二年傳所謂又宦其餘子亦爲餘子者也趙孟葢將會餘子之在孟者至溫烝祭故曰將會孟餘子烝于溫因甲辰朔三字誤移在烝于溫之上而餘子二字又誤作子餘其事遂晦雖服子慎不得其解矣

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三年

集解曰不敢以其位卑而令禮數如守適夫人

樾謹按傳言數於守適不言數如守適杜解非也文十六年傳曰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杜曰數不疏也不疏則有煩密之意葢數從婁聲考說文從婁得聲之字走部遱連遱也言部謱謰謱也水部漊雨漊漊也竝有煩密之意然則數於守

適者言視適夫人之喪更爲煩密也杜解爲禮數之數失之
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
阮元校勘記曰淳熙本溢誤益
樾謹按作益者是也上文曰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杜曰滋
益也然則滋與益同義上言滋侈此言益尤文義一律襄二
十六年傳而視之尤服注曰尤甚也益尤猶言滋甚耳當從
淳熙本作益爲正

二惠競爽

集解曰競彊也爽明也
樾謹按此對下文又弱一个而言競猶爭也莊子齊物論篇
有競有爭郭注曰竝逐曰競是其義也爽之義爲明淮南說
林篇長而愈明高注曰明猶盛也然則爽亦猶盛也競爽猶
爭盛也廣雅釋詁曰爽猛也猛與盛義相近杜解以競爽二
字平列未得其義哀十六年傳曰與不仁人爭明句無不勝
此言競爽彼言爭明文異而義同杜讀彼傳誤於爭字絕句
失之辨見王氏經義述聞

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五年

正義曰劉炫以爲施者舍也臧者善也成諸臧氏取其令名
也

樾謹按臧之爲善是矣其說施字於義未盡施猶隤也方言
及廣雅釋詁竝曰隤壞也字亦通作弛國語魯語曰文公欲
弛孟文子之宅韋注曰弛毀也毀中軍于施氏正取弛毀之

義施弛古字通周官遂人與其施舍者鄭注曰施讀爲弛

葬鮮者自西門

集解曰不以壽終爲鮮西門非魯朝正門

檢謹按御覽時序部引書大傳曰西方者何也鮮方也白虎通五行篇曰西方者遷方也萬物遷落也然則鮮方與遷方同亦言萬物鮮落也禮記月令篇季夏行春令則穀實鮮落周書時訓篇腐草不化爲螢穀實鮮落是其義也人死謂之鮮正取鮮落之義葬死者自西門正取西爲鮮方之義叔仲帶謂此言受之叔孫疑叔孫生時因論喪禮曾有此言然未嘗行之魯國使爲常法也叔仲帶追述之蓋欲貶損叔孫不依舊典故借此爲由耳杜謂不以壽終爲鮮夫帶乃豎牛之

黨豈可發其餓死叔孫之罪又謂西門非正門然則東亦非正何必西乎

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

集解曰魯城內有大庭氏之虛於其上作庫

檢謹按傳言大庫之庭不言大庭氏之庫與十八年傳不同疑魯國別有大庫庫曰大庫猶府曰長府長大竝美名也杜據十八年傳爲說失之

誰其重此

集解曰言怨重

檢謹按重猶任也詩大明篇箋曰重懷孕也說文女部妊任身懷孕也懷孕謂之任亦謂之重蓋重與任義本相因故亦

得相通誰其重此卽誰其任此言誰任其咎也下文曰若有其人恥之可也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有與未有正承誰其重此而言若從杜解以重爲怨重則與下文不貫矣

皆成縣也

集解曰成縣賦百乘也

櫆謹按襄十四年傳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杜曰成國大國也然則成縣亦猶大縣也釋名釋言語曰成盛也盛與大義相近詩桑柔篇鄭箋曰善猶大也善與大義亦相近詩桑羊舌四族皆彊家也

集解曰四族銅鞮伯華叔向叔魚叔虎兄弟四人正義曰按世本叔向兄弟有季夙疑季夙卽是虎也故服氏數伯華叔向叔魚季夙劉炫以爲叔虎於時已死別有季夙而規杜氏非也

櫆謹按季夙不見於左傳唐書宰相世系表曰羊舌職五子赤肸鮒虎季夙赤字伯華肸字叔向鮒字叔魚虎字叔羆號羊舌四族是季夙不在四族之內且又不傳其名然則其人有無不可知也孔氏謂季夙卽是叔虎未可深非惠氏棟補注因叔季是兄弟之次故從劉氏以爲別有季夙然魯之仲孫卽爲孟孫何必晉之叔虎不爲季夙乎今以左傳爲定是時叔虎已死羊舌氏兄弟見于傳者止伯華叔向叔魚三人疑左傳原文本云羊舌三族皆彊家也韓氏七羊舌氏三其

數正十故下文曰因其十家九縣也古書三字每誤作四儀禮覲禮四享鄭注曰四當爲三古書作三四或皆積畫字相似由此誤也周官內宰疏引鄭志曰純四狻四當爲三古三四積畫是以三誤爲四大戴記公冠篇公冠四加玄冕盧注曰四當爲三字之誤定十五年穀梁傳疏曰范云四四當爲三古者四三皆積畫字有誤耳並其證也昭十三年傳曰是四國者專足畏也據楚語曰是三城者豈不使諸侯之惕焉然則傳文四字亦三字之誤此傳三族誤爲四族彼傳三國誤爲四國其誤正同杜於彼傳分不羙爲二以當之至此傳三誤爲四則下文十家之數不合乃云言十家舉大數也皆曲說也劉光伯不知考定傳文而漫欲規正杜失謂韓須是起之門子不必更稱家去韓須之外韓氏唯有六家幷羊舌四族故爲十家夫韓須之於韓起猶楊石之於叔向也晉人既亡韓起叔向必以韓須楊石代之安得不數若不數韓須則亦當不數楊石矣劉氏所規豈可通乎今正羊舌四族爲三族則十家之數固無不合無待辭費

日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七年

正義曰日謂往日也

樾謹按上文曰昔先君成公既言昔不必又言往日矣日疑自字之誤自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文義甚明故杜無解正義承誤本而爲之說不足據也文七年傳曰衞不睦襄二十六年傳曰其過此也昭七

年傳曰衛以夫公孫段爲能任其事昭十六年傳曰起請夫
環凡以曰言者皆謂其事相距未久此言傳序相授於今四
王矣則當極言其久不得以曰言也阮氏校勘記曰滇熙本
纂圖本作曰則又曰之誤字
孟孌之足不良能行七年
集解曰跛也
樾謹按良能二字相連成義孟子盡心篇人之所不學而能
者其良能也趙岐注曰良甚也卽可說此傳良能之義蓋古
語也二十年傳杜解曰孌足不良是誤於良字絕句監本毛
本遂改能行爲弱行矣
子大叔曰若何弔也
樾謹按良能二字相連成義孟子盡心篇人之所不學而能
者其良能也趙岐注曰良甚也卽可說此傳良能之義蓋古
語也二十年傳杜解曰孌足不良是誤於良字絕句監本毛
本遂改能行爲弱行矣
子大叔曰若何弔也本或作若可弔也

釋文曰若何弔也本或作若可弔也
樾謹按可與何古本通用至此傳之義實當從或本作可因
史趙曰可弔也故子太叔曰若可弔也卽承史趙之語而言
也太叔此言極爲微婉蓋平公承悼公之後席全盛之勢諸
侯賓服秦楚無釁安坐西陲偷焉自樂銅鞮始作虎祁繼成
而文襄之業隳三家之勢張矣晉之式微實基于此倘平公
早世晉人更立賢君得如悼公者起而振之或尚可爲乎故
曰若可弔也其非惟我賀將天下實賀弔者弔晉之喪賀者
賀晉之不失諸侯也上文叔向曰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
有咎史趙所謂可弔者其意殆亦同此大叔之意則以爲若
苟有咎諸侯轉可不叛也所謂微辭也倘如今本作若何弔

也則了無意義人人能言之左氏又何必錄此諛辭以汚簡牘乎且其字將字皆與若字相應今作若何弔也則但曰非惟我賀天下實賀足矣是時魯使已在晉廷其餘諸侯亦必麕至何必爲擬議之辭曰其曰將乎

王使詹桓伯辭於晉 九年

集解曰辭責讓之

樾謹按辭猶訟也古謂訟爲辭訟是也亦作治訟小宰職曰聽其治訟是也僖二十八年公羊傳治反衞侯何休曰叔武訟治於晉文公令白王者反衞侯使還國也此傳言辭於晉猶言訟治於晉成十一年傳晉郤至與周爭鄛田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彼因鄛田故而訟諸晉此因閻田故而辭於晉兩事正同杜訓爲責讓非古義矣

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

集解曰相治也楚之先祝融爲高辛氏火正主治火事

樾謹按祝融治火楚不治火也乃以火爲楚所相何也相疑當作祖字相似而誤昭三年傳曰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正義曰定本作其祖是其例也上文曰陳水屬也據八年傳曰陳顓頊之族也族與屬聲近而義通陳爲顓頊之後故爲水之屬楚爲祝融之後故以火爲祖矣

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

集解曰欲及子良醉驅告鮑文子

樾謹按醉而騁者子良醉而騁也桓子遭之但見其騁不知其醉則愈疑其將攻已矣及見文子之後使視二子皆將飲酒然後知其不然而因授甲之故勢不容已乃有及其飲酒先伐諸之謀若遭子良時已知其醉又何必使視二子乎杜解於當日情事未得

忠爲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愼也

正義曰言人居身難可不謹愼

樾謹按正義說此殊未明了疑傳文難字乃衍文也上文曰爲人子不可不愼也此文曰忠爲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不愼也義正相應而文亦甚明故杜無解若是難不愼也則文義不可曉杜不得無說矣唐石經每行十字而此行自子字起愼字止十一字疑石經本無難字也惜之字以下刓缺不能據以訂正

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十二年

集解曰淮水名坻山名正義曰劉炫以爲淮坻非韻淮當作濰又以坻爲水中之地以規杜氏今知不然者以古之爲韻不甚要切此若齊侯之語容可舉齊地濰水此是穆子在晉何意舉齊地水乎又酒肉相對多少相似爾雅小洲曰陼小陼曰沚小沚曰坻何得以坻之小地對淮之大水故杜以坻爲山名劉炫又以山無名坻者按楚子觀兵於坻箕之山坻非山乎

樾謹按淮坻是韻無煩改讀爲濰誠如孔氏之說矣至坻爲

山名古籍無徵孔氏舉坻箕之山爲證穆子晉人何意舉楚山乎然從劉光伯之說以坻爲水中地則以小地對大水誠若不倫今按坻乃阺之假字也說文阜部阺秦謂陵阪曰阺有酒如淮有肉如阺與下文有酒如滹有肉如陵文義一例淮與滹皆以水言阺與陵皆以土阜言杜於下句陵字止曰大阜也不以爲山名然則以坻爲山名固杜之失矣劉氏規正杜失而不知坻爲阺之假字則亦未爲得也

殺獻太子之傅庾皮之過成十六年傳潘尪之黨杜檮謹按左氏原文當作庾皮之過

解曰黨潘尪之子襄二十三年傳申鮮虞之傅摯杜解曰傳摯申鮮虞之子葢古人以父名子自有此例庾皮之過亦猶是也不然庾過自因爲獻太子傅而見殺不因其父而起何必曰庾皮之子乎釋文于成十六年曰一本作潘尪之子黨于襄二十三年曰本作申鮮虞之子傅摯葢皆後人所加而杜氏所據本尚未衍子字故各爲之解至此傳杜無解則已衍子字矣

淞乎攸乎

集解曰淞愁隘攸縣危之貌正義曰淞是淞隘故以淞爲愁隘之意也詩云攸攸施旌故以攸爲縣之貌也

檮謹按淞卽愁之假字春秋繁露陽尊陰卑篇曰淞者悲憂之狀也是淞與愁同義杜訓淞爲愁已得其解乃因其字是淞隘之淞又加隘字以足之則反失之矣至以攸爲縣危之

貌此臆說也攸卽悠之假字古書悠字或省作攸蓋亦聲近而義通正義引詩攸攸旆旌今詩車攻篇作悠悠旆旌卽其證也說文心部恤憂也悠憂也恤恤乎愁乎悠乎三句一意深憂之故重言之也此則不告筮者以所南蒯枚筮之

集解曰不指其事汎卜吉凶正義曰今人數物云一枚兩枚是筮之名也尙書大禹謨枚卜功臣孔安國云枚謂歷卜之而從其吉彼謂人下一筮使歷下之也此則不告筮者以所筮之事空下一筮而使之筮或以爲杜云汎卜吉凶謂枚雷總卜

樾謹按古卜筮不下筮謂空下一筮而使筮臆說也枚雷之語于古未聞乃據唐時俗語以說經更爲失之今按枚當讀爲微詩東山篇勿士行枚毛傳曰枚微也是其證也襄十九年傳崔杼微逆光服虔曰微隱匿也哀十六年傳其徒微之杜曰微匿也匿其事而使之筮故爲微筮哀十六年傳王與葉公枚卜子良以爲令尹義亦同此東晉古文尙書竊取其語而僞傳以爲歷卜然則楚所卜者止子良一人何歷卜之有乎

秦復陶

集解曰秦所遺羽衣也正義曰文在冠下舄上知是衣也曰之以秦明是秦所遺也冒雪服之知是毛羽之衣可以禦雨雪也

樾謹按此皆臆說不可以說經秦復陶者蓋卽所謂紕也說文糸部紕氏人織也紕謂之復陶猶蛂謂之復陶說文虫部蝮復陶也劉歆說蝮蛂蜉子也古人之語凡聲同者名義卽相通紕與蛂聲同廣雅釋詁曰紕緣也緣與蝮亦聲同此復陶之名所以得通于紕也周書王會篇載伊尹爲四方獻令正西以紕罽爲獻後漢西南夷傳毋駹夷能作毳毳紕卽紕也秦近西戎故宜有此襄三十年傳使爲君復陶或亦主爲罽歟

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

集解曰桃弧棘矢以禦不祥

樾謹按古字共與供通禦與御通隱九年傳不共王事僖四年傳不共王事供御也廣雅釋詁供奉獻御進也供御與奉獻同如杜解則當云以共王禦事不當云以共禦王事矣

形民之力

集解曰言國之用民當隨其力任如金冶之器隨器而制形故云形民之力

樾謹按杜釋形字迂迴難通後漢書陳蕃傳注引此作刑民之力則古本不皆作形必以隨器制形解之不可通矣今按形猶容也形與容一聲之轉故古語以形容連文爾雅釋詁刑法也廣雅釋詁容法也刑與容同義猶形與容同義也說

文土部型鑄器之法也金部鎔治器法也型與鎔同義亦猶形與容同義也容字古通作庸莊子胠篋篇容成氏六韜大明篇作庸成氏是其證也爾雅釋詁刑庸竝訓爲常刑與庸同義亦猶形與容同義也故以聲求之形民之力猶容民之力容民之力猶庸民之力傳意止言用民力者不可有醉飽過盈之心耳不以聲求之而泥字義以求之則古書之難解者多矣

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棄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 十三年

檄謹按蔓成然三字當作觀從於事方合此傳敘楚亂凡有二遷氏之族及遷居許圍蔡洧蔓成然因羣喪職之族啟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此其一也觀從朝吳在蔡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晳而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又其一也此當云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棄疾觀從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公子比即子干也公子棄疾即蔡公也觀從與朝吳同謀起事必不當漏至蔓成然自在息舟竝不在蔡安得與朝吳同帥師乎且下云因四族之徒杜解曰四族遷氏許圍蔡洧蔓成然然則蔓成然正四族之一若既列名於上而又云因四族之徒義不可通矣故知此文蔓成然三字乃觀從之誤所宜訂正也

先歸復所後者劓

集解曰劓截鼻

樾謹按杜解非也刑有五豈必專截其鼻乎劓當讀爲劊說文刀部劊斷也經傳無劊字皆以劓字爲之周易困九五劓刖京房作劊刖是劓與劊古通用尚書多方篇劓割夏邑劓割卽劊割也盤庚篇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杜解亦曰劓割也凡訓割之劓哀十一年傳則劓殄無遺育杜解亦曰劓割也凡訓割之劓皆劊之假字此傳曰先歸復所後者劓言後者則劓殄滅之也棄疾欲散乾谿之衆必爲危言以恐惕之豈徒曰吾將截其鼻而已乎

王虐而不忌

集解曰靈王暴虐無所畏忌將自亡

樾謹按以不忌爲無所畏忌則與下文意不相屬故杜加將自亡三字以聯貫之然非傳文所有也今按虐而不忌者謂靈王雖暴虐而尚不忌克也觀其赦芋尹無宇及使穿封戌爲陳公二事殊有君人之度異乎晉夷吾之必殺慶鄭者矣故曰虐而不忌而子干涉五難以弒之宜其不濟也

司徒老祁慮癸僞廢疾 十四年

樾謹按廢當讀爲發僞發疾者言僞爲疾發也猶二十年傳曰華亥僞有疾也下文曰臣願受盟而疾興興卽發也若廢疾則是痼病矣豈能卽愈乃曰請待閒而盟乎廢與發古字通用莊子列禦寇篇會不發藥乎釋文曰發司馬本作廢論語微子篇廢中權釋文曰廢鄭作發並其證也

任貟物官

集解曰物事也

樾謹按物謂物色之也周官載師職曰以物土事鄭注曰物色之以知其所宜之事然則物官者亦謂物色之使各當其官也成二年傳物土之宜顧氏補正曰如昭三十二年傳物土方之物此傳物字與彼相近杜解非也

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十六年

集解曰庸用也用次更相從耦耕

樾謹按杜讀庸次比耦四字爲句非也此當以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九字爲句庸次比三字一義方言曰庸次比侹更佚代也庸次比卽庸次言更代相耦以艾殺此地也古人之文不避煩複如襄三十一年傳繕完葺牆以待賓客亦當以八字爲句質言之則但當云葺牆以待賓客耳乃以葺上更加繕完二字猶此文於比上更加庸次二字也後人不達文義因幷失其句讀而異說滋多矣

今茲火出而章十七年

樾謹按經書冬有星孛于大辰冬則非火出時也乃云今茲火出而章者蓋彗星始見實在此年之夏史官恐其逐日遷移不能定其所在待其既伏而後書之故書於冬也此皆史之舊例莊七年公羊傳列星不見何以知夜之中星反也何休曰反者星復其位也然則待彗星之既伏而始書有星孛于大辰亦猶待列星之既反而始書恆星不見矣

鄟人藉稻 十八年

樾謹按左氏原文當作鄟子藉稻故杜解曰其君自出藉稻正義曰其君自出觀行之若傳文止曰鄟人而杜氏解爲其君則正義必當有說矣今作鄟人藉稻者蓋涉下文鄟人將閉門而誤

邾人羊羅攝其首焉

集解曰斬得閉門者頭正義曰攝訓爲持也斬得閉門者首而持其頭

樾謹按此蓋以手相搏而攝持其頭非斬之也閉門者既爲所持不能自脫邾眾遂乘閒而入耳正義訓攝爲持是矣又云斬得閉門者首而持其頭則徇杜說而誤

振除火災

集解曰振棄也

樾謹按振當讀爲挋儀禮士喪禮挋用巾古文挋作振是振與挋古字通也禮記喪大記鄭注曰挋拭也爾雅釋詁曰挋拭刷清也是挋與拭刷同義挋除猶刷除也杜解未得其義

莒子奔紀鄟 十九年

集解曰紀鄟莒邑也東海贛榆縣東北有紀城

樾謹按傳末言七月丙子齊師入紀不言入紀鄟疑鄟乃衍文左傳原文蓋作莒子奔紀紀者莒邑名也今作奔紀鄟者涉下文曰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爲婺婦及老託於紀鄟紡焉以度而去之此鄟字乃障之假

字文選北征賦注引蒼頡篇曰障小城也然則紀障猶言紀城蓋此婦人所居附近紀之城下故曰託於紀障紀障者紀之障猶十三年傳曰遇諸棘闈棘闈者棘之闈也下文以度而去之解曰因紡纑連所紡以度城而藏之是傳文度字本謂度城而傳無城字者蒙上文障字而言也今以紀障爲邑名則所謂以度而去之者果何所度乎其下云及師至則投諸外不言城外又曰子占使師夜縋而登不言登城皆蒙上文障字而言也障鄣同聲古得通用又從邑從㫐之字隸變皆作阝但以在左在右爲別而漢隸又往往亂之如敦煌長史武斑碑領校祕鄭郎隩字也李翁析里橋郙閣頌郙郎陳字也然則障之爲鄣亦猶是矣阮氏校勘記所據本正作

紀障乃云石經宋本宋殘本淳熙本岳本障作鄣是也則誤以假字爲正字又曰按說文鄣紀邑也夫紀邑則明非莒邑安得幷而一之乎

城上之人亦譟

釋文無城字曰一本作城上之人亦譟

樾謹按此當以無城字者爲正上文云託於紀鄣者障之假字小城也說見前矣其下諸句皆蒙此障字爲文曰以度而去之者以度障而去之也曰及師至則投諸外者投諸障外也曰子占使師夜縋而登者縋而登障也此曰上之人亦譟者障上之人亦譟也上卽障上猶外卽障外皆蒙障字爲文正左氏文法之變也今增城字失左氏雅意矣

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二十年

集解曰周猶終竟也

樾謹按說文口部周密也以周事子者以密事子也蓋宗魯知齊豹欲殺公孟而不泄其言所謂周也宗魯之意蓋以不泄報齊豹而又以一死謝公孟爲兩盡之道矣杜解非是下文不蓋不義解曰以周事豹是蓋不義則得之矣

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

樾謹按之字衍文也此當以鬼神不饗爲句其國以禍爲句言其國以之而受禍也上文曰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與此文正相對彼云鬼神用饗故此云鬼神不饗彼云國受其福故此云其國以禍後人誤讀鬼神不饗其國爲句因于禍下妄增之字耳

翟僂新居于新里既戰說甲于公而歸華姓居于公里亦如之二十一年

樾謹按翟僂新既居新里安得脫甲于公可疑一也新里者華氏所居之邑名安得因此而遂以公所居爲公里可疑二也疑此傳必有錯誤左氏原文當云翟僂新居于新里既戰說甲而歸于公華姓居于公亦如之上句而歸于公傳寫誤到其文下句居于公誤增里字皆非左氏之舊但自唐石經以下各本皆同無可訂正耳

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

正義曰華氏知困而致死戰或敗諸侯之師楚恥無功而疾

戰戰勝則楚獨有功二者均非吾諸侯之利

樾謹按是時楚還越師師逆華氏非與華氏戰者也楚恥無功者謂不得逆華氏也楚不得逆華氏則華氏困而楚師爲無功於是華氏與楚師勢不容已在華氏必致死在楚師必疾戰幷力與諸侯爲難大非諸侯之利矣如正義之說若楚恥無功而與華氏疾戰者於情事未得也

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

集解曰百工百官也

樾謹按百工若是百官則百工之喪職秩者卽舊官耳於文不幾複乎且下文云百工叛豈百官皆叛乎疑百工之工乃工匠之工古者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是亦可謂之職秩

也哀十七年傳石圃因匠氏攻公二十五年傳褚師比公孫彌牟公文要司寇亥司徒期因三匠與拳彌以作亂皆執利兵無者執斤杜解曰斤工匠所執蓋百工居肆其勢常聚故四民之中工匠獨强王子朝因百工作亂與衛事正相類百工非百官也

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二十三年

正義曰御謂進引也引叔孫詣於獄也

樾謹按御當讀爲圉詩召旻篇我居圉卒荒韓詩外傳作我居御卒荒是其例也古御御通用烝民篇不畏彊禦漢書王莽傳作不畏彊圉蕩篇曾是彊禦漢書敘傳作曾是彊圉然則御之通作圉猶禦之通作圉矣圉叔孫以如吏者囚叔孫

以如吏也宣四年傳圉伯嬴於轑陽而殺之杜解曰圉囚也與此傳御叔孫同義圉亦圉之假字也凡囚圉字依說文當作圉而經傳多以圉爲之釋名釋宮室曰圉禦也蓋御禦圉圉皆聲近而義通孔氏不達假借之旨而以進引說之非也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

集解曰既送作冠模法又進二冠以與之

檄謹按如杜解則冠法與冠皆叔孫與獻子者乃一謂之取一謂之與何也且叔孫如晉亦未必以作冠模法自隨杜氏所解殆非傳意蓋取其冠法者叔孫就獻子取之也既取得其冠法乃以兩冠與之而告之曰盡矣言如此模法者止有兩冠也

集解曰度謀也言唯同心同德則能謀義正義曰同德度義尚書大誓文也劉炫云案孔安國云德鈞則秉義者彊杜爲不見古文故致有此謬

檄謹按劉氏爲僞古文尚書所誤妄規杜失固不足論矣惟杜解亦未得傳義今按度猶在也文十八年傳曰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度與在互言之耳其實一也不度於善卽不在於善杜解曰度居也是度與在義同也同德度義猶曰同德在義言所謂同德者惟在於義耳子朝貶爲不義雖甘氏又往不足爲同德也下文引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正證明同

德在義之旨

陽不克莫將積聚也

集解曰陽氣莫然不動乃將積聚

檥謹按莫然不動而但謂之莫甚爲不辭漢書五行志引此傳文蘇林注曰莫莫爾不勝爲積聚也義亦與杜近殆皆非也今按古曰暮字止作莫詩東方未明篇不夙則莫毛傳曰夙早也莫晚也是夙與莫對文未及其時則爲夙已過其時則爲莫曰過分而陽猶不克是陽之不克爲已莫矣必將積聚而爲旱也故曰陽不克莫將積聚也舊解失之

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

釋文曰于河本或作沈于河

檥謹按用成周之寶珪于河文義已足不必更言沈僖十九年傳曰宋公使鄫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昭十一年傳曰楚子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竝與此傳用寶珪于河文法一律葢皆本於莊二十五年經文用牲于社而經文又本於尚書召誥用牲于郊也史記周本紀引傳作子朝用成周之寶珪沈于河疑史公以意加之漢書五行志作王子鼂曰成周之寶圭湛于河卽因史記之文釋文所載或作之本葢後人據史漢以改左傳也王氏經義述聞反以有沈字者爲是故詳辨之

生其六氣用其五行二十五年

正義曰因上則天之下更復本之於天傳稱天有六氣此言

生其六氣謂天生之也用其五行謂天用之也

櫰謹按上文曰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此承上文而言若復本之於天則文義不屬矣且其之云者指天地也曰其六氣其五行則生之用之者明屬人矣襄二十七年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此卽用其五行之義惟六氣乃天之所生非人之所生而云生其六氣義不可解故孔氏有此說今按生者養也周官大宰生以馭其福鄭注曰生猶養也生其六氣國語周語曰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是其義

氣爲五味

正義曰五行之氣入人之口爲五味又曰味之爲異入口乃知言氣爲五味謂氣入口與下章也發也皆據人知爲文

櫰謹按上文言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此卽云氣爲五味明卽上文之六氣不得以爲五行之氣也元年傳曰天有六氣降生五味與此傳文義正同蓋五味雖生於五行然五行亦六氣所生故言五味者必推本於六氣也彼傳於天有六氣降生五味之下曰發爲五色徵爲五聲淫生六疾此傳於氣爲五味之下曰發爲五色章爲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義皆相近然則氣爲五味與下二句自不一律必以爲皆據人知而言亦曲說也

徵褰與禍

集解曰褰袴正義曰以可褰行故以褰爲袴

樾謹按說文衣部褮袴也從衣褮省聲手部攐摳衣也從手褮聲是二字義別經典皆假褮爲攐正義因以假義爲本義失之矣

進胙者莫不謗令尹二十七年

集解曰進胙國中祭祀也謗詛也

樾謹按呂氏春秋愼行篇載此事曰動作者莫不非令尹疑傳文進胙乃動作之誤動字古文作運運作與進胙相侶因而致誤耳凡國人有所動作者莫不誹謗令尹非必祭祀也杜因傳是進胙因以祭祀釋之而又訓謗爲詛以成其義先之矣當據呂氏春秋訂正成十三年傳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襄三十一年傳曰動作有文皆動作二字之證

忿類無期昭二十八年

正義曰賈逵云忿怒狠戾無有期度

樾謹按荀子書每用慕字爲窮極之義王霸篇曰欲慕色耳目之欲慕聲楊倞注曰慕極也富國篇曰慕三年而百姓往矣議兵篇曰已葬三年然後民可信也是期與慕義同忿類無期者忿類無極也賈說未得

擇善而從之曰比

樾謹按之字衍文也心能制義曰度以下九句一律此作擇善而從之則不一律矣詩皇矣篇傳曰擇善而從曰比是毛公所見本無之字周書謚法篇亦無之字當據以訂正

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

樾謹按此本作豈將軍之食自必豐腆無慮不足也晉語載其言曰豈主之食而有不足正作之食不作食之可據以訂正

屬厭而已

集解曰屬足也言小人之腹飽猶知厭足君子之心亦宜然

樾謹按屬之訓足非古訓也厭之訓足則經傳屢見疑杜氏原文曰厭足也故卽繼之曰言小人之腹飽猶知厭足傳寫者誤厭爲屬而義不可通矣晉語亦載此語韋注曰屬適也厭飽也已止也適小飽足則自節止杜義蓋亦與韋同

官宿其業 二十九年

集解曰宿猶安也正義曰夜宿所以安身故云宿猶安也服虔云宿思也今日當預思明日之事如家人宿火矣

樾謹按服杜二說義皆迂曲疑皆非也小爾雅廣詁曰宿久也官宿其業言官久於其職業也下文曰世不失職卽官宿其業之義

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

正義曰宣子刑書久已廢矣今復變易興之以成其滅亡也

劉炫云范氏取鼎之法以爲國制雖則爲非書已廢矣縱應有禍亡釁已歇今荀寅更述其事又加增范氏之惡焉范氏已欲免禍今復改易之而使亡

樾謹按杜氏不解易字正義所說迂曲甚矣近世學者各爲之說孔氏廣森讀易爲難易之易謂易之亡猶云亡之易乃

到句也說詳經學卮言王氏念孫謂易有疾速之義易之亡猶云速之亡說詳經義述聞視舊說似皆勝之然加之范氏何爲而易且速其義終不可得而通今按易者延也詩皇矣篇施于孫子鄭箋曰施猶易也延也是易與延同義故有延易之語爾雅釋詁弛易也郭注曰相延易是也國語魯語曰譬之如疾余恐易焉言恐如疫癘之相延易也此傳易字卽余恐易焉之易言中行寅擅作刑器宜其亡矣而所刻者爲范宣子之刑書是又加范氏焉必延及范氏而使之俱亡也故曰易之亡也下文曰其及趙氏則又不止延及范氏而并及趙氏矣說者未得易字之義故失其解耳

敝邑之少卿也 三十年

集解曰少年少也

樾謹按年少之卿謂之少卿甚爲不辭杜解非也古字少與小通定十四年傳從我而朝少君釋文曰本亦作小君正義曰少君猶小君也然則少卿亦猶小卿也靈王之喪鄭上卿有事而使印段往印段非上卿故曰小卿禮記燕義篇席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卿是其證

徐子章禹斷其髮

集解曰斷髮自刑示懼

樾謹按斷髮從吳俗示服也哀十三年穀梁傳曰吳夷狄之國也祝髮文身

子必來我受其無咎 三十一年

集解曰言我爲子受無咎之任

樾謹按受其無咎猶保其無咎也尚書召誥曰保受王威命明德儀禮士冠禮字辭曰永受保之是受與保義相近

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

集解曰言恐獲不納君之罪今納而不入何敢復知邪

樾謹按如杜解必加今納而不入一句於義方明不然兩句不屬矣杜解非也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猶昭元年傳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也蓋託言晉君惟恐自蹈罪戾非恐獲不納君之罪也又二十四年傳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文義亦與此同足徵杜解之非

不爲義疚

集解曰疚病也見義則爲之

樾謹按不爲義疚其說迂曲且上文曰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此句不應獨承義說義字疑威字之誤此傳曰不爲利同不爲威疚猶哀十六年傳曰不爲利諂不爲威惕也晉語曰其勇不疚於刑卽不爲威疚之義中論考僞篇引此傳文亦作不爲義疚則此字之譌久矣

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定元年

集解曰知以歸不可故復歸之京師

樾謹按執仲幾以歸者歸之晉侯也是時晉侯不在會故先歸諸晉而後以晉侯之命歸諸京師正見大夫執人必歸于諸侯諸侯執人必歸于天子也杜解非是

明日或施以會 四年

集解曰或賤者也繼旆曰施令賤人施其施執以從會示卑

鄭

樾謹按襄十四年傳曰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貳此傳之事與彼相同上文晉人假羽毛於鄭杜謂借觀之然則非借用之也至明日而或施以會矣是卽假而弗歸諸侯所以貳也或之言有也作傳者就鄭人言之但見昨日所假之羽毛已有人建之一時莫得其主名故言或也或之爲言非必賤者謂晉人故使賤人服用之示卑侮鄭失其義矣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

正義曰臣見義則行不待君命

樾謹按義當讀爲儀儀之言儀度也少牢下篇其脅體儀也鄭注曰儀者儀度餘骨可用者而用之然則臣儀而行謂臣自儀度而行也古人書儀字止作義見周官肆師鄭司農注左傳多古字故亦作義也說互詳隱三年傳君義臣行

楚人爲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

集解曰奔食食者走

樾謹按食者走而謂之奔食不辭甚矣此當以奔字爲句言楚人奔也食而從之爲句言吳人食楚人之食食畢而遂從之也於文當云楚人奔吳人食而從之蒙上文而省楚人吳人四字耳

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

集解曰燒火燧繫象尾使赴吳師驚卻之正義曰執燧象者既繫火於尾執而牽向吳師乃放之

樾謹按繫火於尾執必驚逸豈復人力所能執執疑熱之壞字說文火部熱燒也傳云熱燧象故杜解云燒火燧繫象尾燒字正解熱字是杜所據本未誤也

我必復楚國

集解曰復報也

樾謹按此復字當讀爲傾覆之覆國語魯語夕而習復韋注曰復覆也論語學而篇言可復也孔注曰復猶覆也是復覆聲近義通周易乾傳反復道也釋文曰本亦作反覆是其證也我必復楚國言我必傾覆楚國也哀八年傳曰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宋國彼作覆者正字此作復者假字耳故申包胥答之曰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若訓復爲報則復之與興之意不相對矣

季平子行東野 五年

集解曰東野季氏邑

樾謹按東野猶言東鄙也野與鄙同義桓十一年公羊傳遷鄭焉而野留周官大司徒注引作鄙留是也孟子萬章篇曰齊東野人之語也是齊亦有東野之名魯之東野猶是矣東野之名所包者廣下文曰既葬桓子行東野及費遂費亦東野之一邑也傳稱平子行東野還未至卒于房疑是巡行未竟遇疾而還故既葬之後桓子復行之若從杜解以東野爲

季氏之一邑則平子既行之桓子何必復行之乎

魯人聞余出喜于徵死八年

集解曰徵召也陽虎召季氏于蒲圃將殺之今得脫必喜于召死

樾謹按喜于徵死文不成義徵疑救字之誤襄十九年傳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昭十七年傳請藉取之以救死皆其證也喜于救死者喜于免死也救與徵字形微侶又涉上文違之徵死而誤耳杜據誤本而爲解失之迂曲矣

東郭書讓登

集解曰登城非人所樂故讓眾使後而已先登

樾謹按已先乎人非遜讓之道杜解非也說文言部讓相責讓也廣雅釋詁讓責也然則讓登者責眾人使登城也隱十一年傳瑕叔盈又以蝥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此卽讓登之類也犂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蓋二人分行城上督率之又曰使登者絕而後下則其使眾人畢登明矣下文曰書左彌先下蓋犂彌欲以先入爲己功故以此語欺書合觀前後文竝無遜讓之道杜云彌遂自先下亦讓也皆謬說也古推讓字作攘說文手部攘推也而經傳每假責讓之讓爲推攘之攘杜因失其義耳傳於此事後又載東郭書與王猛語至斂甲欲擊猛故衛褚師圃謂齊師克城而驕而杜反謂齊師和所以能克誤解一字而傳義盡失矣

吾從子如驂之靳

集解曰靳車中馬也猛不敢與書爭言已從書如驂馬之隨
靳也正義曰說文云靳當膺也則靳是當胸之皮也驂馬之
首當服馬之胸胸上有靳故云我之從子如驂馬當服馬之
靳杜言靳車中馬也言靳是中馬之駕具故以靳表中馬
樾謹按如驂之靳猶云如驂與靳也文十一年傳皇父之二
子死焉賈注曰皇父與穀甥牛父三子皆死杜義亦同然則
之猶與也此傳之義杜與正義不同不得牽合爲一如杜說
則靳卽服馬也謂如驂馬與服馬也如孔說則靳是當胸之
皮也謂如驂馬之首與服馬之胸也義皆可通至詩小戎篇
釋文引沈重音義云靳者言無常處游在驂馬背上以驂馬
外轡貫之以止驂之出引左傳云如驂之有靳此乃別是一

說陸氏盖不之從故於此傳云本或作如驂之有靳非也王
氏經義述聞謂三說不同靳上皆當有有字失之甚矣

使死士再禽焉不動 十四年

集解曰使敢死之士往輒爲吳所禽欲使吳師亂取之而吳
不動

樾謹按如杜解則當云使死士再爲之禽文義方明且吳人
既不動矣又何以云輒爲吳所禽乎然則杜解非也禽謂禽
吳之士卒也盖句踐使敢死之士再犯吳陣禽其前列者以
歸欲使吳師驚亂而吳竟不動是其整也顧氏補正引傳氏
曰禽如鷙鳥之發急持以衝其陳盖亦知杜解之未安然既
以爲禽鳥字又以爲捡持字其說仍未明也

八人衰經僞自衛逆者 哀二年

集解曰欲爲衛人逆故衰經成服

樾謹按此傳古本當作爲自僞逆者故杜解如此然其義非也史記注引服虔曰衰經爲若從衛來迎太子也則服本亦作爲而讀作僞爲僞古通用其字作爲其義作僞斯兩得矣庶人工商遂

集解曰得遂進仕

樾謹按遂卽進也周易大壯上六曰不能退不能遂老子曰功遂身退竝以退與遂爲對文虞翻注周易曰遂進也庶人工商遂者言能克敵則進之於朝也杜不知遂卽爲進而曰得遂進仕則於遂下又增出進字矣

羅無勇麋之

集解曰麋束縛也

樾謹按八年傳曰麋之以入杜解曰麋亦束縛此兩麋字實皆囷之假字也囷爲圜廩其字從禾在口中故釋名釋宮室曰囷總也藏物繾總束縛之也是囷有束縛之義說文禾部有稛篆曰紊束也實則紊束者囷之引申義而稛者囷之變體也囷既從禾稛又從禾重複無理其爲後出字明矣古無稛字故或假麋爲之麋從鹿從囷省聲籀文作麤其聲同故其義通也廣雅釋詁稛與圜竝訓束圜卽麤也廣韻十八吻麋匸粉切引左傳無勇麋之此乃後人不明假借之例妄造此從糸之字惠氏棟補注反疑麋麋字通失之甚矣

官人肅給 三年

樾謹按官人當爲館人儀禮士喪禮管人汲鄭注曰管人有司主館舍者釋文曰管如字劉又音官然則官人之卽館人此可證矣古官館同字說互詳襄十六年改物修官

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

集解曰承音懲蓋楚言也

樾謹按承當爲乘聲之誤也顏氏家訓音辭篇引劉昌宗周官音讀乘若承是也上言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下言公孫翩逐而射之入于家人而卒夫昭侯不出公孫翩何從逐而射之故知此承字當讀爲乘乘謂乘車也昭侯乘車卽將如吳公孫翩因于其啟行之時作亂耳自乘字誤爲承而當日情事不見下句逐字亦無因矣

辟君之執事 七年

集解曰辟陋

樾謹按辟者遠也呂氏春秋愼行論曰晉之霸也近於諸夏而荊僻也故不能與爭高注曰僻遠也僻辟古通用辟君之執事者遠君之執事也言以君之執事爲遠而無所畏忌也上文曰魯弱晉而遠吳是也杜訓辟爲陋未得其義

若夏盟於鄫衍

集解曰鄫衍卽鄫也

樾謹按襄二十五年傳井衍沃釋文引賈逵曰下平曰衍釋名釋地曰廣平曰原高平曰陸下平曰衍然則鄫衍者以其

地下平故名之也鄗衍之卽爲鄗猶清原之卽爲清僖三十一年傳晉蒐于清原宣十三年傳赤狄伐晉及清杜解曰清一名清原蓋鄗也清也乃其本名也因其爲廣平之原而謂之清原因其爲下平之衍而謂之鄗衍其義一也僖二十九年傳舍于昌衍之上杜解曰魯縣東南有昌平城昌衍之衍蓋亦以下平得名故又謂之昌平矣

從之固矣十二年

樾謹按固猶必也襄二十七年公羊傳我卽死女能固納公乎戰國策秦策王固不能行也何休高誘注竝曰固必也從之固矣猶曰從之必矣襄三十一年傳公作楚宮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與此傳義正相近言衛侯效夷言

終必死于夷也顧氏補正曰固如與人而不固之固非是

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十四年

集解曰車子微者鉏商名正義曰杜以車子連文爲將車之子故爲微者鉏商是其名也家語說此事云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王肅云車士將車者也子姓鉏商名以子爲姓與杜異

服虔云車車士微者也子姓鉏商名以子爲姓與杜異

樾謹按漢書古今人表有子鉏商杜以車子連讀誠非古義矣服虔以車爲車士而後出之家語從之王肅遂以將車者釋之則未得服意也今按魯自作中軍以來國之車乘皆歸三家襄十一年傳正義曰往前民皆屬公國家自有二軍若非征伐不屬三子故三子自以采邑之民爲己私乘如子產

出兵車十七乘之類今既三分公室所分得者卽是已有不須更立私乘云云是其事也至昭五年毀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則車乘之悉屬私家更不待言矣定八年傳戒都車曰癸巳至此卽季孫氏之車也西狩之時三家之車咸在而子鉏商則屬叔孫氏者也故以叔孫氏之車冠之服虔釋爲車士車士卽謂之車猶甲士卽謂之甲公羊閔二年傳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是其例也王肅以爲將車者失其義矣至子鉏商三字服虔以子爲其姓則亦非是古婦人稱姓男子稱氏族未有男子而稱姓者也傳文所稱如子儀克子越椒之類上二字皆其字如子人九子服何之類上二字皆其氏此傳以子鉏商連文子鉏二字或字或氏未可知也

子我夕

集解曰夕視事

樾謹按人臣見於君朝見謂之朝莫見謂之夕昭十二年傳子革夕杜曰夕莫見是也此傳子我夕亦當與彼同蓋子我將夕見公適遇陳逆殺人遂執之以入也史記注引服虔曰子我將往夕有事於君而逢逆之殺人也夕有事於君卽是夕見君杜改爲夕視事失之矣

所難子者

集解曰言雖誅魋要不負言使禍難及子

樾謹按傳言難子不言使難及子杜解非也周官典瑞穀圭

以和難鄭注曰難仇讎又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注曰難相與爲仇讎然則難子猶讎子也言與子爲讎則上有天下有先君也戰國策中山策陰簡難之注曰難惡也亦與仇讎義相近

迫孔悝於廁強盟之 十五年

檛謹按廁當讀爲側漢書張釋之傳上居外臨廁師古曰廁岸之邊側也汲長孺傳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視之孟康曰廁牀邊側也疑皆古文假廁爲側師古于汲長孺傳必從如淳之說以廁爲溷非其理也此傳曰迫孔悝於廁強盟之蓋亦邊側之義孔悝見眾至必走避之故迫之至邊側之處使無可走避乃得與之盟也釋文廁音初吏反未得其旨

欒寧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季子召獲駕乘車行爵食炙奉衛侯輒來奔

集解曰季子子路也爲孔氏邑宰召獲衛大夫駕乘車者不欲戰正義曰正明爲傳雖詳於當時而此太煩碎計欒寧飲酒無可記錄又此句顛倒辭義不允若倒此一句則上下各自相連當是後來誤耳

檛謹按杜以召獲二字連讀爲人名而解爲衛大夫則是召獲自駕車奉衛侯出奔而行爵食炙四字遂無著矣正義所謂辭氣顛倒也然如正義之說移此於召獲駕乘車之上則是欒寧告季子之後遂自行爵食炙而此後更無一事然則欒寧之飲食何必屑屑及之乎今按獲者人名而非衛大夫

葢與季子同仕於孔氏者也召者欒寧召之也欒寧將飲酒炙未熟而聞亂於是使告季子又召獲使駕乘車其告季子也葢將使之救孔悝而其召獲駕車則將奉輒出奔也部署既定而炙亦熟遂飲食之而奉衛侯來奔非獨獲奉之乃欒寧奉之也其後敘季子入事止有公孫敢而欒寧不見則其與輒俱出可知矣

方天之休 十六年

集解曰言天方授爾以休

樾謹按詩鵲巢篇維鳩方之毛傳曰方有之也然則方天之休者欲其保有天之休命也杜解非是

晉人使諜於子木請行而期焉

樾謹按而字衍文也左氏原文本作請行期焉昭七年傳曰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與此傳文義相似今衍而字則文不成義矣杜解曰請行襲鄭之期是其所據本未衍而字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

集解曰期必也

樾謹按上文曰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此云復言非信期死非勇皆承上文而言復言謂好復言也期死謂求死士也期與求古音相近禮記學記篇良冶之子必學爲裘良弓之子必學爲箕以裘與箕爲韻是其例也據說文求裘同字而詩終南篇裘與梅哉韻七月篇裘與貍韻大東篇裘與來服試韻言古韻者遂以求裘爲異字異音則大不然周書酆

保篇令之有求遂以生尤考尤字詩載馳篇與思之爲韻然
則求字古音未始不與裘同也此傳前云求死士後云期死
文異而義同求字古音因可考見矣

六卿三族降聽政二十六年

集解曰降和同也

樾謹按杜以降聽政有降以相從之義故以和同釋之其實
非也降聽政卽共聽政尙書禹貢篇北過降水至于大陸水
經注引鄭注曰今河內北共山淇水共水出焉東至魏郡黎
陽入河近所謂降水也降讀當如郩降於齊師之降益周時
國於地者惡言降故云共耳此降與共聲近之證離騷曰五
子用失乎家巷楊雄宗正箴曰五子家降降之通作共猶降

之通作巷巷字從共得聲也下文曰三族其政無相害也降
聽政卽是其政前用假字後用正字耳

奉喪殯于大宮

樾謹按大宮者宋之祖廟也宣十二年傳卜臨于大宮杜解
曰大宮鄭祖廟宋之大宮猶鄭之大宮也殯于大宮者宋人
用殷禮也禮記檀弓篇曰殷朝而殯于祖是其事矣僖八年
及襄四年傳竝曰不殯于廟疑傳家據殷禮言之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八十八終

長沙王 賓
善化劉 鐸 校